

新大陸

64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01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一年六月第六十四期



●福建青年詩人作品輯

目錄

No.64

目錄
編輯筆記

封面裡
1

詩創作

紀弦	月球上的田徑賽	2
向明	麻辣小詩：蚊子／蒼蠅／跳蚤	2
黃伯飛	橋上思／橋上	3
周正光	雄鷹／日曆上的美女	3
秦松	非情之詩 二首	4
劉荒田	中年三題	5
伊沙	迷亂／地下黨之夢／尋訪北大	6
許培根	四季	6
魯鳴	某種宣告／我的左手，我的右手	7
雪陽	中草藥別解	8
莫云	晨光／月色／煙火／霓虹燈	8
尹玲	Endive	9
林鳳	靈魂愛上它自己的寓所	9
岩上	從貓的腳步傳來	10
冬夢	十根手指咬出一種痛／ 我渴睡只因我怕孤獨醒來	10
遠方	冬季風暴	11
余問耕	焚蝶	11
秋夢	所謂時間	18
秀陶	致風景	19
毛翰	詩人與另類詩人	19
塞遙	盆栽／盆栽之二／午後	20
夜林	感謝陽光	20
海上	活血／懺言錄	21
嶺南人	詩與肝膽 外一首	21
陳銘華	最後一首情書／情色地帶	22
黃梵	列車上	22
楊邪	斯人	23
李雲楓	病人記憶	23
張熾恆	給主的第二首詩	24
張子清	禪	24
宋非	月光／月圓花開	25

揚子	雪花	25
懷玉子	蕾	26
施漢威	蛹／雲語	27
杜風人	天壇回音	27
榮惠倫	風笛笛郎系列 二首	28
心水	珍妃井	28

福建青年詩人作品輯

道輝	一組詩的衍變	12
李師江	大地／平安大道／弧形	13
林茶居	磁與雌之間	13
程劍平	界外	14
林忠成	夜晚／正常／裝樣子／讀者在火星	14
鬼叔中	春天其實這麼簡單／秋天的力量	15
俞昌雄	誕生／幻想十四行	15
范方	那人／月／春天	16
陽子	等待／輕快的陰影被削薄	16
安琪	我出租我自己／骯髒像刀子……	17
何如	秋之海／黃昏	17
盧輝	生命	18

譯詩

秀陶	入籍◎德·Erich Fried	29
田原、張熾	日本當代青年詩人作品選譯	30
張索時	杜伊諾哀歌◎里爾克	32
桑克	英國詩人拉金詩選③	34
Joseph Miletello	里爾克法語詩	36

評介

鄭建青	讀《天梯》	37
劉耀中	卡山扎基的自由悲歌	38
懷玉子	尹玲與李蘭座談會紀實	40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畫作	遺落在樹根深處的月光◎李雲楓

■紀弦

月球上的田徑賽

我的幾個曾孫
和他們的同學，他們的朋友，
正在月球上田徑賽。

我看見瑪格麗特跑得很快，
比羚羊還要快上好多倍；
吉米蹠身一躍，三四層樓那麼高，
那決非地球上的地心吸力
之所能允許的。

他們玩得很高興，
都說好棒，好過癮。
而從此以後，阿姆斯壯的足印
就不再是唯一的一個了。

可惜沒有游泳池，
我不能表演蛙式。

2001年於美西堂半島居

■向明

麻辣小詩

那裡腐爛
那裡便是他們
成長的溫床

●蚊子

只愛偷襲
不敢曝光

一襲黑裳
高來高去
專作要人模樣

只需嗡嗡兩聲
便會激怒你
重重地
給自己一巴掌

●跳蚤

小也是你的小
小也有小的力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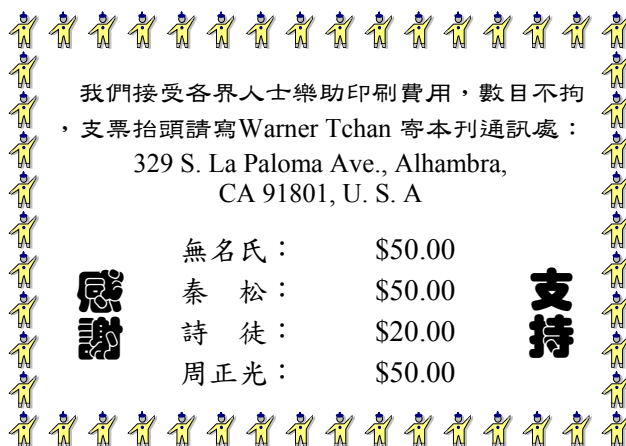
牠躲在角落裡偷看

小得有如須彌芥子
卻是難捉的江洋大盜

●蒼蠅

那裡最臭
那裡便是他們
群聚的
殿堂

剛吮吸過背上的血
又把股溝吸得奇癢難熬
專門出沒無常
一個標準的黑道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無名氏：	\$50.00
秦 松：	\$50.00
詩 徒：	\$20.00
周正光：	\$50.00

感謝 **支持**

■黃伯飛

橋上思

過去 必然是 過 去
眼前 兩岸桃花盛開
高山的積雪 化作溪流
活活潑潑地跑下來

想像 週而復始的春光
琤琤琮琮 綿綿不絕的
……………溪流

如是地流 來
如是地流 去

橋 上

歲月不饒人，
人就是這樣任由它
打個落花流水：
蜿蜒曲折，
穿過橋洞，
無休止地

遠遠逝去。

橋在半山。
我望向高處。
昨晚一夜的大霧，
開出無限明亮的天光。
溪旁的桃花、李花、
和不知名的山花，
艷麗了整個山谷。

■周正光

雄 鷹

一飛沖天
凌雲之志卻在地下
某陰暗角落
一只鼠或
一條蛇

日曆上的美女

搔首弄姿
且別含深義地說：
“明天”

一直到扯下三百六十五件衣裳
才知自己受騙
——空空的暮色裡
只餘一張廢紙

2001年寄自休士頓

我在橋上，
由此岸踱過彼岸。
左顧右盼，
不去想它什麼
花事闌珊。

“傳語風光共流轉”*

天道好還，天道好還。

非情之詩

風景中的風景外

——祭姚慶章

看風景的人去了
風景在風景外的風
風景在風景中的景
姚子已遠 在風上
姚子很近 在景中
風景中的風景外
依然灼亮在眼前
依然鮮明在心上
無終無始悠遊八荒

祭後：

祭稿成後，真的有一陣風吹來，是否姚慶章向我抗議，他並沒有離開我等而去。或者是他向我致意，三個月多前我在台北〈哭姚慶章〉他已收悉。此刻，我很冷靜在〈風景中的風景外〉又祭姚慶章，尤如我等在假日酒店吞雲吐霧，飲咖啡談詩話畫。

姚慶章的畫與人，都已回歸到“第一自然”原生的系列，安然於無始無終的自然本體。〈風景中的風景外〉是第三自然的藝術精神空間，令生與死都不空無。

2001年三月五日風雪來前

河仍在不息的流

——對陳本銘的追思

無可免役的河
嶺南而南而西來而又
東去（友人們說是秋恨）
彼以彼之肉身證明
生命無可包裝
詩是恆不瞑目的
視野（跋山讀藥河
涉水念本銘）
火療電療化療理療
有一天能否以
詩的細胞逐
殺癌的細胞
彼不能再以肉身證明
河仍在不息的流

思後：

我與本銘君始終未有一面之緣，只是通過數封信，書面約稿和辦詩刊的詩緣與詩誼。亦得知他為佛教主編一期刊，他在戰火動亂中寫詩也信佛。他參預創辦《新大陸》詩刊，後又不知何以離開，我當時很感惋惜，不好追問他的情由。現在他離開了詩世與人世，是我今年三月初從台北回來，補收到去年十二月號《新大陸》有陳本銘“紀念特輯”才驚悉，所以是紀念後遲到的追思，與他再無晤面之緣了，但藥河在吾人的心視上，永不流逝的。

2001年四月中在紐約

非情之詩

一

打開生與死的兩面
平視之窗
互不相視的一雙眼睛
相對於一個男人的
死灰復燃 一個女人
的浴火而生
所謂的女性主義者曰
煙灰缸裡的考古學
出土不化的屍體
立成書屋的風景

二

飛對土之否定
飛對根之延長
飛對生之必須
飛對死之回答
情與非情 詩是吾人
飛之羽翼 如水流
之於風 景之於眼
把死亡立成
另一種風景

2001年四月中在紐約

中年三題

一、瓶頸

半夜，我從失眠中
突圍
想喝點兒
葡萄酒

滿滿一瓶
納巴穀所產
紅如我
膽固醇偏高的血
輕輕一晃
海嘯陣陣
幾幾乎震落
酒杯

倒不出酒來
想嘆口氣
也嘆不出來——
一小塊
經悠久歲月熬煉的
硬痰，卡在
瓶頸
喉管
筆尖

二、寫信

業已寫好
一千封
沒有稱呼的信

一千只空白的信封
還在文具店的貨架
一千只郵票，還在
自動售賣機裡

總是想不起
誰該是收信人？

三、我的七月

沒有知了
沒有吹蕩稻田劍葉的熱風
沒有泥鰱和斗笠
沒有在鳳尾竹下扒小蟲的雞婆
和小學生似的雞雛
沒有一道單車轍印
切開暴風雨的厚簾
淋漓在村屋的坤甸大門前
沒有屋頂瓦片上
跳踢踏舞的夜雨
沒有蟋蟀
沒有臭汗
和禾堂上一大鍋糖粥

我翻動季節的手
忽然失去了中指
那中指，就是
七月啊

殘廢的手
拿不起
圓珠筆的藥
劃歲月的長河

■伊沙

迷 亂

不曾料想
一生
終極的評價
來自凌亂的床上
不堪的氣息裡
當那雞
把你付給的紙幣
塞在她黑色的長筒襪裡
一邊肯定地猜測你的職業說
“鴨，你是鴨”

地下黨之夢

在一個關於地下黨的夢境裡
與我聯絡的革命同志小李
被敵人抓去了
他面對嚴刑拷打
和英雄難過的美人計
也沒有供出我
還咬斷了自己的舌頭
那些日子
我閑坐家中
等待被捕
當這一連串的消息從獄中傳來
我嚇壞了
不是別的
是小李對我的忠誠
讓我感到恐懼

尋訪北大

因我中學的死黨
于茲全同學就讀於
它的地球物理系
十多年前我常去那裡
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
我初次尋訪北大的情景
在1985年的秋天
陽光燦爛
我有一張白淨的臉
走在中關村的那條街上
找不到北大的門
我走向一個煙攤
那時我還不抽煙
買煙 一半是為給于茲全
一半是為投石問路
一顆光頭
一張該生在清末的蠢臉
對我的問話
好一通嘲笑
“嗨！大學生吧？
你個大學生不知道
翰林院的門開在哪兒
這不成了我們販煙的
不知道大中華的價錢
哈！哈！哈！”
哈！哈！哈！
這事兒我怎麼會忘了呢
一個煙販子早就提醒過我的

2001年寄自西安

■許培根

四 季

——獻給2001年

觸驚了
一串串猶疑的笛聲
造化小兒
染綠
褪色的冬天布袋
又輕輕拉下
解凍的河流銀鍊
便窺見
靜靜蛻著皮的春

當毒牙
緊咬著
灼熱的耳朵
夏乃成孕
糾纏之中
雌雄莫辨
愛恨難分

秋來時
且讓黃死的葉
掩埋灰色記憶
也讓大肚風姨
撒一床
弄蛇成金的夢

冬太殘酷
以殉情的雪崩
縱慾的篝火
戕賊善男女
是故有人
痛飲蘋果酒

蘇醒的眼睛，在下雨的夜晚
合攏。你一直問我
為什麼月輪掛在天空
而我能仰望什麼

早些日子寫的詩，仍放在床頭
沒有給你讀。黎明的時候
會出現奇蹟嗎？夢境中
我已經來來回回地走了十五年
旅行的目的很古老

共同的形象幾乎能改變時間
但你斬釘截鐵地說，我與眾不同
不是對你說過許多遍了嗎
我是一個痛哭流涕的男子漢
在某種宣告裡，我一再重生

我想往草根的力量
在任何顏色的土地裡生長
你伸出手來，讓我看你的手相
最初的詩行越來越清晰
可我卻不能看出你掌上的走向

春雨裡，我面對魔鬼
它們長出利齒，在上升的歲月裡
和我起舞。以童年的記憶為背景
我在冰涼的地板上跳到天明

我走了。穿過彎曲的走廊
只有樹影和風的喧響
我沒有對你說再見，因為
告別就像是某種宣告
在所有人都會被容納但並不是所有人都
都願意進去的世界裡
我知道，你將守望著南方的孤城
舞曲繼續播放著，我走了
遠方，是一個更西的目的地

2001/3/29紐約火車上

我的左手，我的右手

我的左手，我的右手
你們如此地相似
我關注你們
想像一個返回和被接納的過程
什麼力量使我在你們掌中翻滾
邪惡和善良一起湧出

某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已經產生
我微笑地向你們訴說
你們的紋道幾乎都是曲折的
讓我猜測你們最終的安身之處

實際沒有現成的路徑可循
盡管我一再不厭其煩地告訴別人
你們如此瘦小
可人們說：你們學過按摩，很有力量
至少，姆指這樣堅硬

人其實一無所有
你們創造的一切財富包括文字
僅僅是各種增長、抵消和轉換
已在永在的上帝，規定了你們的使命
我把你們高高地舉起或垂直落下
你們企圖抹掉我的淚水
噢，我的左手，我的右手！

現在我用你們寫這首詩
右手執筆，左手撫摸腳趾
詩人是什麼？一個不幸者*
你們是什麼？所有悲歡的一篇序言
我用耳朵傾聽你們
傾聽你們的負重……

■ 季陽

中草藥別解

有人預言新世紀文明的中心將轉向東方，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是古老的華夏文明能醫治新奇百怪的世紀病，還是它的中庸舊病在新世紀將得到根治而再一度煥發青春呢？中草藥正是華夏文明的一面鏡子，我們不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故拋磚引玉有此詩文……

龍 膽

龍傳人的時候 傳的是膽

新世紀 新技術 新氣象
華人網 (www.chinese.net)
將天人合一的膽略傳遍天下
與鬼子們合一個新人類的篇章
(只要有天，不管東洋西洋)

龍 骨

一種暫時代用的藥品

有人猜測原來是長城
有人說是貫穿“中”字的
那一筆不絕的精神

熟地與生地等等

曾經是故鄉的代碼

少小離家老大還
如今熟地
卻成為生地

收割金錢草洋金花
浪及四海的中華遊子呵
遊子當歸！這是雲母的呼喚

穿心蓮與羅漢果

雖然出污泥而不染
污泥濁水還是傷透了心

死心的羅漢果
能預防蔓延的愛死病

苦 參

老子騎著青牛
從西方歸來

三千年無語的苦參
將宣佈不可思議的歷史玄機

金不換

三百年金錢腐蝕下的
道德娼盛
無知文明

也許只有她才能醫治
——金錢——
新世紀一切千奇百怪的病根

■ 莫云

晨 光

後院那株橡樹
斜側著身影
自百葉窗中潛入
在失憶的牆面
重新拓印
一幅墨色溫暖的動畫

月 色

怎麼看
這陰晴圓缺的面相
都像失血過多的鄉思
一臉蒼白地
仰躺在
唐詩宋詞的扉頁上

煙 火

乍然
釋放的光與熱
瞬間爆破了
星子們
閃閃爍爍的心事

霓虹燈

星光也好月光也罷
都攔到一旁涼快去吧
且看我
拋擲紅橙黃綠媚眼
教這城市驟降的體溫
立時滾滾騰沸

■尹玲

Endive

你是無法在短促的時間內體會的

我無需艷色的外衣

無需脂粉或眉筆口紅

無需來自任何一方的調味

無需半點減料或加工

我就是我

童稚時 青春期 或 初秋階段

總是玉白身軀配以淺淺鵝黃髮絲

總是如此緊密充實

輕輕一口即是柔爽嫩脆

潤透的滋味並不單留舌喉之間

不能言傳的芳香依存在每一小小縫隙

甜蜜是從你眼中有我開始

透由你款款的選定手勢

優雅地滑進你期待的嘴

所有的愛就在你若有似無的咀嚼

一啖一啖傳送

不，不，並不為了填胃

而是直接飛翔入你心底

以作超越世紀的永恆依偎

只願遇一知音細細品嚐

不屑滿桌醜陋的囫圇吞棗

任你喊我苦苣 甘苣

或依你國家文化習慣

稱我天香菜或吉康菜

我仍是我

■林鳳

靈魂愛上它自己的 寓所

在清泉噴湧的山崗

在梵蒂岡教堂高高的腳手架

靈魂愛上它自己的寓所

在行走著的玫瑰色的道路

它按下一個鍵鈕

天空閃過一道震顫的閃電

照亮洞穴中的心智

一匹暫寄塵世血肉的小馬

從包袱中飛出

捉住靈魂要它捕捉水上的蝴蝶

她有一雙棗紅色的翅膀

馱住了背上這一束潤濕的枝芽

即使到了黃昏

仍得以賜以老年的瘋狂

跳起她的曳步舞

直到隱秘的無人涉足的靜寂的角落

像長腳蠅飛越水面

金色的旋律在旋體中自如旋轉

2000.11.24寄自北京

永遠是本來的我

絕不因何方外力影響

改變原始的最初

氣質

2001年寄自台北

——訪音樂家李泰祥先生

在李泰祥家的客廳
撫摸一隻溫馴的貓
牠俯偃在我盤坐地板的大腿上
輕靜得如毛絮撒落
只聽得冷氣機呼呼的叫聲

音樂家作曲的原稿
散放在桌上
我們沒人懂得去挑起琴鍵的張力
遙遠的事物談笑了屋宇
包括朗讀我贅牙的詩句

在週巡了來客之後
貓什麼時候
仰首等候在門口
然後撲上大師千金的身上
我都沒感覺
世俗使我重聽吧

越過千山萬水原始的
聲籟，此刻
煩囂的台北
突然在屋外睡去
我也沒聽到一聲貓叫

大師斷續幽默的話語
似乎從他原創的手稿
輕輕地飄飛起來
他心靈裡盤旋的樂章
從貓的腳步傳來
我們就這樣每人捕捉幾個傳神的音符
欣然離去

■ 岩
上

從
貓
的
腳
步
傳
來

■ 冬 夢

十根手指咬出一種痛

十月是寫詩的季節嗎
根本冷卻的心情甚難烤暖
手中緊握一點點剩餘的靈感，漸漸在
指間漸漸在輕晃燈光中
咬破復被毀棄
出自內心的荒蕪
一粒詩的
種子
痛，是剛萌芽迅即枯萎的每一個字

我渴睡只因我怕 孤獨醒來

我所剩無多的心事忍不住
渴意乃從喉間而起
睡意當從感覺而生
只是故事該從某個夏天說起
因水瘦如煙
我緊緊抓住一把無根的泥土
怕遍體涼冷
孤花孤賞
獨待獨禱皆垂首無言
醒來時只聽到隱隱的蟬鳴
來時一聲開始去時一聲的結束

2001年2月寄自香港

■遠方

冬季風暴

1.

白紙黑字
墨跡未乾
這傢伙
竟敢翻臉不認賬
都什麼時候了
文明時代
還時不時撈過界
四處打家劫舍
為非作歹

2.

是縱容
還是上行下效
留著慢慢反省
祇是人呵
請記著——
也許有一天
一年祇剩三個季節
如果嫌多
可以祇留下
兩個
冬——夏
或
夏——冬

2001年聖彼得

■余問耕

焚

蝶

|
|
給親愛的本治

今夜
當所有的花燈照亮了天上的月光
在小朋友的歡笑嬉鬧中
相信你會見到
燈海中的一隻紅彩蝴蝶
正蓬蓬然向你飄飛過來
孩子
那是叔叔送給你的

孩子
你並不寂寞並不孤單
爸媽的愛孕育了你的初生
 迎你以最美最幸福的搖籃
在媽媽的溫柔呵護中你展開笑顏
爸爸健壯的臂彎是你避風雨的港灣
讓你安然進入甜蜜的夢鄉
還有姨姨、伯伯
也都關心愛護你

只是
世界上有太多的苦痛憂患
上天愛你
提早把你接回天上的家鄉

孩子
接取這一隻紅蝴蝶吧
如果想家
就提著她
讓她照亮你的歸路
或者讓她背你歸家
看看爸爸看看媽媽
看看你難忘難忘你的家

1997年中秋節·越南

福建青年詩人 作品集

■林忠成組稿

■道輝

1965年生，閩南漳浦縣人。1992年創立“新死亡詩派”。出版有《幸福沒有地址》、《死亡，再見》等詩集，編有《新死亡詩派》、《中國當代愛情詩鑒賞》等。

一組詩的衍變 選二

事務的影響和忍讓

為此需要給影響自身的事務負責——
它來自精力，像沾著風塵的變化
多少是和面前的矚望有關——岔徑和衰老
和書頁上沒有主兒的讚美，並且
承載下來的重——；當一輛雙排輪卡車
在墓地與月光之間輕輕輾過
喘息和喊叫似乎也能沁出涼水

更多的是驚懼會隨同噪音的四周顯現
碎沫似的，我是在工作的桌角忍讓它
和看見的來訪者一樣，對著昏暗爭吵起來——
噢，恍若聞到花香才沒有把一件事做得完美

像幹完了——處決夢幻的時間。隨著光輝
排泄掉紙屑和怨氣；積壓的虛榮
會從新開的門前蒸發給一群棲落的鳥兒的心靈
事實，伸出手，觸摸，竟也楚楚可憐——
事實是讓我聆聽的語音已經帶來了神奇的一天
我感受它有如在心靈與世俗的外面感受到金屬和
輕
釋負的願望——鐘聲也被剝去一層皮
用約會的玫瑰和咖啡，把風塵變換過來

我匆忙來去也用詩句和意志負責徹底
——偶爾，如流注鮮血填補肉身以外的空白

用上詩句消炎的一片幽暗

簡單得用上詩句消炎的一片幽暗——
深處發膿似的，蒸發出沉滯和腐爛
變革的年代持續以前——疲軟的機器
把我的思緒粘上電纜杆，或者
贈送給飛鳥……；也把陰影的禮物投遞
那些虛空者已經得到真誠的補助
更多忙碌的人卻把書籍當作臥房

互相之間似乎有見不得的利益要輾成塵沫
幾乎，是我大聲朗讀黃昏的幾倍
它套上的奶白和馬車，迎了上去——
和滴落露蜜的路燈下吃紅棗的孩子陷入的眼瞳

幻想的事——溢了出來。像研討的辭
我身上已經長滿遺跡的草；但醜陋漸漸離棄
可以說是蜻蜓釀造水晶那未曾透明的部份
感受，最壞的打算，夾雜著快樂的血絮——
但我說出的話語能夠將霧氣裝入試管裡面
我望見教堂與醫院之間湧動的光竟也疲軟下來
幽暗萎縮下來——並且發出聲響
捂著風寒寫詩的朋友，把草和灰塵養得一片純白

我還看見持鋸者和扶梯者站在高高的墟地上
呼喊把星辰邀請下來

……另外是紙頁上的痛楚得到神蹟的變化
我說過 我很幸福：假想也會是真的

塑料電腦和銀造的蓬車要趕在黎明前會面
想到和快樂的喊叫一樣奇妙
發霉的書頁也縫補上去——得到美的報應

而吞食詩句的綠殼蟲慢慢從家
門前的電纜杆長了一歲
我健康暢想似乎也把死亡包納
進去
它變化，簡單得就像光線在囁
語拍動……

■李師江

1974年生於福建寧德，1997
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寫詩、小說、散文。現居北
京。

大 地

這成堆的蘋果、葡萄
來自大地
人們把吃剩的皮
殘渣，還給大地

營養也來自
大地，以便我們有充足的能量
尋歡作樂
最後，把屍體留給大地

還沒有完
還有人對著這個廢品回收站
抒情：大地呀
母親

平安大道

這根筆直的腸子
被動過手術的腸子
每天下班
人群熙熙攘攘

像糞便通過

我一回到家裡
便躺在床上
有一種被排泄的快感

我們就是這樣的
排泄物
日復一日被生活咀嚼
循環排泄

一週之中
總有一兩次交通阻塞
我們拍拍首都的肩膀問：
怎麼啦，老北京
盲腸炎又發作了？

我們根本不認為
自己是堵在盲腸的
那堆廢物

弧 形

她的唇是弧形
說出的謊言也是弧形
乳房是弧形的
臀也是弧形
誘惑的事物都是
弧形，不露稜角
做愛之前
用情話繞了一圈
弧形
地球是弧形的
這個曖昧的季節也露出
弧形的笑容

整個弧形的世界
在靜悄悄地等待

一根堅硬的傢伙
捅破這模糊的形狀

■林茶居

磁與雌之間

——給痣痣

抽屜裡的靈魂

“徐徐…你看到那匹在暗中攀登的蠓蠖嗎？”
“徐徐…是我在縫補著這半生的河流。”
是我把一句句詩，連同詩中的水份和鬥志
投遞到你午後的波浪
陽光溢了出來，像一個個不死的身體
豐滿、結實、燦爛。作為其中的辯證法
我喂給你公分母，喂給你渾圓的虛詞
在無產者的農場，一棵草就有一個節日
一次勞動就是大地的一聲低語
我翻閱著：書裡的經，經裡的血，血裡的紅
直到你百花盛開，轉身為藥……
抽屜裡的靈魂，雖然形同虛設
卻證實了這些濕漉漉的愛情不再徒有虛名

愛情作為農場

愛情作為農場，一些流血的事在悄悄發生
一個長痣的人在百花叢中養夢
隱約還有一匹初生牛犢耕耘著自己的藥田……
“哦，我是你小小的債，彷彿有著二十二個
節日那麼燦爛”
“我是你推不完的磨，吱呀吱呀快樂時光

簡潔得一點不知”
不知病在哪裡，不知痛有幾度
你看這些吃雨的植物，在自己的
童年勞動不停
溫暖如吻呀，輕易不肯升日
或輕易得明月也裸出身體來
而我明顯是得到一本書的分解
關於內心，會攀登到春天變舊
會把一日日的幸福提煉成暗中的
水份
也灌溉給你洗過海、洗過詞的
河流
愛情作為農場，勤勉的人兒正在
練習尖叫……

■程劍平

1963年生，祖籍福建莆田。著有詩集《一場沒有落下的雪》、《超度語言》。曾獲《詩歌報月刊》徵詩三等獎、《福建文學》優秀作品獎等，係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

界 外

在我老家，有一片偏紅的黃土地
當地人把它稱為界外
那是一片靠近大海的土地
缺乏河流、霧嵐、金色的秋風
只宜種植花生、大豆和蕃薯

蕃薯別稱地瓜。刨成薄片
鋪撒野外、房頂或牆頭，經隆冬
風吹日曬，即成地瓜乾
界外沒有明確的區域界線
終年以地瓜乾為主食的人
都被視為界外人

在我老家，與界外相對稱的
是所謂的北洋。我剛剛懂事
就從一樁樁沒有多少喜慶氣氛的
婚事
看出界外姑娘都想往北洋嫁
都想收割水稻，細品慢嚼
白米飯那粘滑圓潤的芬芳

那時候，我在生產隊脫穀場上
經常發現那些來自界外的小媳婦
眉宇間凝滯著太陽色的憂愁
我知道，她們的老公，要麼窮
在本鄉娶不起老婆，要麼家庭
成份高
步出家門就要低頭看路

我的祖母也是界外人。她
出生在一個名叫院後的村莊
據說她剛剛學會插秧割稻，就
淪為佃農。田間勞作伴隨著
收租院
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
興亡，一直持續到
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她常常用
“千辛萬苦”
概括窮困、掙扎、耐勞的一生

小時候，祖母帶我到舅公家作客
在那兒，我第一次見到風箏和
放風箏的人
那種風箏就像它起飛的土地，
粗糙簡樸
看著看著，我就隨著一朵過往的
雲飄飛
在我印象裡，界外的天空
灰朦而高闊，界外人
是一群愛放風箏的人
如今，把我老家和地瓜乾聯想

一塊的人
越來越少。人們津津樂道的是
荔枝、龍眼、媽祖
界外和我老家其它地方一樣，
這些年
香火越來越旺，樓群越來越密
可供耕作的土地
越來越少

■林忠成

1971年生，1996年畢業於福建師大中文系。在紐約《一行》、洛杉磯《新大陸詩刊》、澳洲《原鄉》雜誌、台灣《雙子星》、《海鷗詩刊》、《乾坤詩刊》及大陸國內等刊物發表詩作。

夜 晚

夜晚 月亮像一聲狗叫
消失在遠方
我一邊用刀削手指
一邊思念情人
我愛的女人開始變態
全世界都哭了
新鬼舊鬼一齊哭
天陰雨濕聲啾啾
用筆拯救自己
我在廢話中變碎

正 常

我在變態中走向正常
太陽從南邊升起時
老人正吸著奶
一邊唱著“娃哈哈”

。主編《放棄詩刊》。

我去女浴室洗澡
一個男人從隔壁傳出
被強姦時的呼救

乞丐站在白宮大廈門
啐了一口 操爹的
下屆總統該我當了

裝樣子

上帝被一只貓搞得很惱火
吞下二片止痛靈
我的肚子疼起來
面對粗製濫造的星星
我像李白一般裝模作樣
啊……

讀者在火星

我變輕 想飛
我想吐
舌頭順著窗戶垂下

一直拖到大街上
嘔聲大作
少女呀 你們有誰
願意攀著舌頭上來
我免費送她上火星

把我的詩印成床單
撒給外星人
那兒準會有讀者喜歡我

■鬼叔中

原名寧元乖，1967年生，1988年畢業於集美財政專科學校

春天其實 這麼簡單

春天的城鎮，福祉的城鎮
開敞而明亮，像鷹鳴
像蜂箱，以至我握不住信念
就闖進女人酒店，還沒有啜飲
也來不及後顧，一伙骯髒乞丐
已把守了所有出門
善良將影響我的一生
我只好掏盡錢財，滿懷憂傷
然後空囊回家。春天呵
春天其實就這麼簡單

秋天的力量

究竟是什麼力量
在逼迫秋天
門前何時堆滿了石頭
秋天，秋天
血汁欲滴的秋天

要走向秋天火焰的女人
她撲素，齋戒七日而堅決
她選擇了晚暮時分

她像善良的母親
又像是我致命的情人

哦，三個被我傷透心的女人
而我卻無法救她們

■俞昌雄

1972年生。1991年開始發表作品。現為福建某報編輯、記者。現居福州。

誕生

它存在。從廢墟，從衰老的
邊緣地，從手指
它指向新鮮的血液。可以是
一個時代
最孤獨的靈魂，從我們面前走過
它誕生，在經久不息的呼喊裡

我們看到過它轉動。它曾經熟睡，沒有誰
揭示出它的隱語，而它存在，不斷帶走
眼前的時空。在黑暗潮濕的日子裡
它站得那麼高它身上的每一個細胞
都分擔著人類的苦難和幸福

總之，美是空曠而寂滅的。在廢墟上走過
我們都像蒼白的追尋者

而讚美詩總是落在智者的手裡
他給我們許諾，青春，像一個私藏火種的人
他知道怎樣從灰燼裡取回黃金的品質

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所有的秘密都不是
秘密。一個人的誕生和一個神的誕生
僅僅是因為前者的靈魂死在軀殼裡
而後者，他的足跡要在我們面前消失
但他的手勢卻活在光明的歲月裡

幻想十四行

如果我能夢見星辰，碎裂的石頭
被打磨成花瓣和鏡子，或者是苦難的河流
它偶然聚攏的幻想和它的
真實，它咚咚的心跳。它的孤傲

它有福的肢體，它的思想

我不能看見大水中虛幻的愛
情。我以為
鏡子是醜陋的。但花瓣是走遠
的紅顏

它的痛苦掛在枝頭。而我一直
就是這樣
容不得驚慌，像相思歲月的一
段雲彩
夜晚的星辰讓它感到寂寞，它
們有同一顆
心臟，背著一整座城市的憂愁
和它自己蒼白的臉

石頭是堅硬的。但我能透過它
看見異色
看見萬物的喧響和鏡中漸漸死
去的美人

■ 范方

1938年生，祖籍福建順昌。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福建省作
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出版有《
還魂草》、《今夜星空》、《
劍魂蝶影》等詩集，在海外尤
其東南亞享有盛名。

那 人

——贈台灣詩人周夢蝶

默坐雪峰
以雪照天籟中微笑的那人
以雙掌平放在膝如平放在
碧波上的那人
以雲的血脈和風的體溫
去暖草色的那人
以愛心釀酒，以淚花鑄劍
於莊子那本書裡

促蝶取夢的
那人
寂靜震耳欲聾的那人
默坐雪峰

月

——贈台灣詩人洛夫

十五的鏡頭
對準山鳥

一
場
驚
駭

全過程就在於
你的臉龐
落地
成霜

在於零度之下
且無聲

春 天

當春天站在遠方
我們融為一種水聲
融為眼神

凝望大海波動
雙眸有聲
淚珠滴落

笑與不笑
都是流程

我們傾聽體內
驚濤裂岸的聲音

■ 陽子

1974年生於福建漳州，現為小學教師，
1997年3月加入福建省作家協會。“新死
亡詩派
”主要成員之一。曾參與編輯大型詩叢
《詩》、《新死亡詩派》等書。作品獲選
入多種選本。

等 待

我是否含著淚？放幼魚回水中
唯一的生機把我刺激得更輕盈
風吹來神秘的聲響
想像的視線也變得輕盈

我痛快的流淚以後眼角生長著梨花
包括那種奇妙得產生錯覺的背景
瘋狂地等待，事實只剩下白銀自盡的痕跡

和空氣的覆蓋一樣平靜，淋濕光
像手風琴演奏的夜晚
流星停在空中，果實一樣
把我內心的風暴引出深淵

我對著自己的行縱忐忑不安
時間的梯子是暗處的音節
一團霧似的，我的身體虛空了
思想彷彿不在頭腦中迂迴
四周尖叫著消失，像是巫師在作怪

心靈在翅膀的陰影下飛翔
矮人的形象追隨著月亮伸出手

它們癡癡地回憶，含著淚
憂鬱得打碎了幻想

輕快的陰影被削 薄

輕快的陰影被削薄，以及空白
暗中傳遞天堂的灰燼
死者工作時拋棄正常的呼吸
它們進入病痛的身體
幻想家分不清晝夜
沉寂的花朵供不應求

比空氣來得深情，我的內心
流出梨樹溫濕的鮮血
痛苦喂養著它，與塑料有關
為著四周的神秘爭鬥不息

我無需叫喊，夜晚美得讓人們看不見幸福
醫生在高空中和胃一起消化
它再也治療不了生根吐芽的詩句

而思想的靜脈隨同我的憂慮
明亮起來了。啊，我就要在夢中
扔掉死神的白手套，然後撿起回聲
時間的巨掌也盤繞一周
一只波斯貓慘淡的光得到讚美

那光是否被削薄？簡單並且純淨
被彌合成陰影，彷彿萎縮的根莖

■安琪

原名黃江嬪，1969年生，1988年畢業於漳州師院中文系。1995年獲第四屆柔剛詩歌年獎，1998年參加《詩歌報》金秋詩會，2000年參加詩刊社第十六屆青春詩會。作品入選多種選本。現供職於漳州薌城區文化館。

我出租我自己

我很快會讓你看到笨拙的我
第一個我是袖珍機器
第二個我是石頭的同案犯
第三個我叫嘴唇為死神
第四個我額頭長到災難邊 無邊
苦楚

第五個我像明天走來走去
第六個我患上鼠疫配合這天賜絕症
第七個我十一只腰又粗又壯永遠埋

遺產

我很快會讓你脫去靈堂的脚步
頹喪的脚步割下赤足人的天國
它們自己剪掉翅膀
它們自己變成昆蟲落下幾滴馬海毛
它們不像是一只破沙鍋更像母親的

瘋狂

它們用骯髒的花邊威脅你
繫著靈魂的腐爛 雨水的軀體
積成語言
我很快會讓你出租自己

骯髒像刀子

四處游走

一噸一噸無袖麵包
黃色壓碎了我的腳趾
這些專家們的舞蹈 弄痛了去年
街道
眼睛捆起繩索
橡膠從鴛鳥海岸運來牙膏 紀念幣
朝一張木製桌子做個鬼臉

我身後有人苦思冥想
有人真實地把陷阱抓在手中
陰沉沉的願望鞭打過地充滿仇恨

睡眠重疊在它體內
舌頭傲慢地穿過大地
像一個重量級天使旋轉著 維護了
一棵樹的寒冷
我吃驚地與日子一同發芽
毛孔吐出罪惡
肝臟像刀子四處游走

我獻給妹妹的婚禮染成琵琶
月亮上的毒草粘著麵包屑兒
一噸一噸憂傷嘩嘩落下

■何如

1976年生，現居福建漳州。

秋之海

海從秋天的身體走過來。
穿過耳朵，來到客廳。
海從帽子上分辨出秋天的兩個人。

兩個死去一半的人，合成一個
海從彈簧床上拾檢到黑暗的魚。
滴水的夢也擠了進來
但它分不清體溫從哪裡開始。

多麼奢侈的海的葬禮！
它把秋天的關懷當作點心
花草只用一生，它當作是擁抱的
犧牲。
是什麼阻止了對風暴的思考？
還有風暴下海的小小屍體。

黃昏

一本書的走動帶來黃昏。
那有著靜靜的，思憶顏色的
一次呼吸，把月亮從骨頭中洗淨，
淘出；那有著遺忘面容的
深深想念——像是我經歷過的
一場梨花的死亡。

一種安慰，把人的影子拉長
愛戀塗上了芳香，哦！多麼潔白的
一次相遇，多麼憂傷的
夢幻的海洋，還有搖晃的
鐘聲停在了情人的背面……

像是我昏暗中的成長得到了證實
我分辨出空中那些易碎的面具
還有一些不諳世事的、旖旎的
氣息
失修的空中花園把月亮搬上高處

靈魂停了下來；這黃昏……

■ 盧輝

1961年生於福州。現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作協福建分會會員，福建三明電視台編輯。著有詩集《盧輝詩選》，曾獲福建第十三屆優秀文學作品獎及全國各類詩歌大賽獎。

生命 選二

2
總被一種激動打破
千種風情迢迢奔來
我為什麼走不出渾沉的宇宙
一杆不敗的影子
種在腐爛的土地上
天空也從來沒有這樣泥濘過
心的節奏被血染紅
退尋萬里 直抵半壁江村
問一個披蓑的漁夫
我的漁火在誰的手上
泛濫的海水蓋住了哪能一天的
燈芒

掙扎著以一個輝煌的日落
炸開秋鳴
霞光過後 我的心
一波又一波湧起

太陽的神聖已陷入三更
自古以來的祈禱雄踞關山
滿腹的經文斷在西河
我行走如雲的逍遙
感覺萬年之下
一縷繃斷的餘輝 如箭雨

■ 秋夢

所謂時間

所謂時間
它是個過客
從永恆
走
來

從不帶一點
聲音
也從不回頭

它默默
走
著

不只在地球這頭
或星球那頭

你從未見過
它的樣子
也沒聽過它說
再見

但它
會給你在日曆上
留下些痕跡

寫於2001-1-6-越南

■ 秀陶

致風景

風景：具象的音樂

手腳全舒展開來靜伏著的時間

多數的時候不說什麼美或醜的話。只是在著。如果說山坡上一棵樹就強過成群的天使*，一片風景自是更能撫慰眾生。然而你什麼也不作，只是在著，照耀的星辰一樣，羅列

多數的時候人們只能啞口（也可以張開，但無以出聲）更無從讚美。其實那張嘴曾讚美得太多。讚美過權勢、錢財、美女以及各個有名有姓的神祇，乃至讚美已淪為褻瀆

不可收藏

面對時，人們或會聽到你正輕聲喃喃……怎麼今天換了這麼個人來……誰知道昨天有誰來過

面對時，人們或會覺查出某些企劃、經營以及轉化

。正如面對一個孕婦，總覺得有些什麼正在醞釀。但也不過僅此而已，人們只是夏蟲

藝術家最愛謀殺你，掛你的屍風乾而成畫。一幅畫紙一千個文字（可憐的詩人）更有荒唐者妄想以文字寫生

其實人只能以眼攝取，以心沖晒，而後任時日將之褪色、變形，而後隨同騙人的記憶一起消亡。佔領是沒有用的。即使到最後人們發惡耍賴，伸直兩腳

躺下來，也不過暫時霸住那末個六公尺之地而已

■ 毛翰

詩人與另類詩人

上一世紀四十年代末，綠原原先生曾有一首詩，題為〈詩人〉：

有奴隸詩人
他唱苦難的秘密
他用歌嘆息
他的詩是荊棘
不能插在花瓶裡

有戰士詩人
他唱真理的勝利
他用歌射擊
他的詩是血液
不能倒在酒杯裡

此後，我們也見過許多〈另類詩人〉（用綠原先生原韻）：

（一）

有奴才詩人
他唱為奴的得意
他用歌獻媚
他的詩是草標
公然插在靈魂裡

有打手詩人
他唱行兇的樂趣
他用歌邀寵
他的詩是棍子
不能栽在春天裡

（二）

有魔道詩人
他念莫名的咒語
他用歌玩世
他的詩是鬼火
不能點在人家裡

有痞子詩人
他寫無聊的情緒
他用歌洩慾
他的詩是馬尿
不能倒在茶壺裡

順沿著他們的思想
苟且在溫室一角
苦苦支撐著
曾經顯赫的
綠色王國

1999年10月於紐約

盆

閒來無事

總喜歡攀舉著

畸形的手臂

在寸尺天空下

擺出一副

蒼勁雄拔的姿態

去討人們的

歡心

2001年3月於紐約

澆完第九朵薔薇
他似乎就無事可做了

石桌上的晨報還在糾纏著遠方的某場戰事
其它的無非是幾聲槍響

逗點似的，於某個校園的某個角落
無非是某某股票的指數

與心臟病發率之間的曖昧關係
或者是某邊遠地帶

又餓死了幾個窮人
以及某某總統的

內褲之顏色等等等等……之瑣事

蟬鳴與往夏也沒什麼不同，總是這麼時斷時續的，這麼愛答不理的將整個季節拉得又長，又靜……

他抬頭望了望兀自悠閑在天邊的那朵白雲

唉，企盼中的這場瘦雨恐怕也下不成的了……

飲下最後一杯苦茶

他便向屋裡走去

且順手拔掉一株提前開放的薔薇……

■ 塞
遙

盆
栽

午
後

■ 夜林

感謝陽光

被烏雲

擠到大地上的陽光

洶湧著

奔向一個朝它朗誦的人

“啊——”

那是在噴嚏堵塞的時候

這個人的五官

被這堆陽光捅了捅

通了

感謝陽光

之後的那聲

“嚏——”

著實比平時來的快一些

也猛一些

2001年寄自大連

■海上

活 西

——致七十年代的慧亭和九十年代的你

神聖而秘密的啼哭聲
舒緩了寒冬的果園
我的蒼茫來自我的飛行
天上有太多的往事
被判以永遠的苦役
一顆撞碎的星石 寫著
我們的生卒及命運

我們不敢哭出來 而嬰兒
幫我自由自在地哭響
所以我們生育著 也就是
幸運而悲鳴著……
嬰兒無端端地笑
是我們笑的欲念所致
嫡嫡親親的血脈
它的對話形成原始天籟
天上有我們的血
土地和水流也會有同樣的血
自由的血

懺言錄

鳥 已經落下來了。它的雨
它的羽毛。它落下啼囀中
的一顆星光……
它曾以翅膀倚撫過我
我在大地上的生存有石塊一般
的錯誤 我的日常苦惱
堆積著……上面種著草

——寄詩人牛漢

行行句句，嘔自肝膽
點點 滴滴
都是墨綠的膽汁
苦，比黃蓮更苦
初品
叫人皺眉，叫人吞聲
再品
令人醒腦，令人目明

詩與骨頭

咯吱咯吱，嶙峋的骨頭
關關 節節
每逢陰沉沉的天氣
就雪雪呼痛

春暖花開，撕碎了詩句
翩翩，飛成追春的蝴蝶
一隻隻，身上的斑紋
依然殘留點點淚滴

2001年寄自泰國

草。枯萎後露出錯誤
這還不完全是死亡
死亡是被詩句絕望之後的事
痛的過程中還出現過酒
於是盛酒的器皿佔了極大篇幅
我在錯誤的地方安了家
靠一滴水引來虛構的大河
太多太多的錯誤成了詩 而鳥
徹底決別於我。我曾用詩
冤枉了它……

2001年寄自深圳

■陳銘華

最後一封情書

沒有郵票的
電子信
怎能感知彼此
舌尖的濕度
昨夜三封如此
今晨一點半的更加
顛撲迷離
許多虛擬的揣測
無數焦慮的顏色
在兩台終端機之外
如果還有終端
我等你
張開發光的雙臂
以病毒的速度撲來

2001年四月十五日洛城

情色地帶

我甘願為鶴
仰凌雲之志斂奮飛之翼
山河悄然隱退
以孤獨者的姿態
自囚於這方寸之地
守護著

一件藝術品二十分鐘構成
一方刺青永世沸騰熱血
在光滑亮麗的背景上
時間停留
我們離去

■黃梵

列車上

如果你有一對倦乏的翅膀，
在擁擠的座位上你也只能強調飛翔——
飛嗎？在浮雲無法攀親的高度，
直到城鄉在大地的圖景上靜下來，
直到幸福追得上腳趾的腫脹。

晨光，憔悴的水箱，催促著下一滴露珠，
下一個時刻，渡船和濕潤的煙風會適時來到嗎？
我願意想像一天真的從某個村莊開始，
從農人的夢切下今天開始的第一片糧食。

山坡，蝴蝶，古老的水車，都已適應春天。
帶著幸福身材的人，從昨夜的節食起身，
呢料的裙子阻止她靠近窗外的礦場……哦
幽谷那邊的光線牽動了這邊的香氣。

你陶醉于方言的捉弄，說溫柔恰是刀鋒啊！
你把消息渲染得格外隆重……他想靠交談
托舉自己，像靠香煙的氣味在
對面女人皮膚上漫無目的地滑行——

對他人，你無法確信是鄰座的相士
讓你主意不定……光線在遠山又深陷，
像一代人的新婚的美，在車身輕微加速中
陷入沉香對熱空氣的忍受——

那種脆弱的祈禱，在窗外彎曲的河流中
找到了什麼？是否河上穿梭的鐵橋
是你離別的最後一座？

……哦，一天一夜，你的念頭持續在
對面女人顫抖的煙灰上徘徊。
兩側的大地花繁葉茂……一個姑娘
無法減緩她奔進車廂的心情，她表情遺留的哀傷

■楊邪

斯 人

——重讀《命運之書》，悼昌耀

斯人活著，斯人尚還活著
對於命運這曾是個不小的嘲弄
——正如斯人自以為是的荒誕不經
而如今斯人已去
這是否也是一個嘲弄，對於命運？

命運非博弈非個性非狎戲非龍顏大怒
命運非聖戰非從心所欲非皇恩浩蕩非騙局
命運也非，僅僅是一卷書
——其實反而視之，命運為何也就
不可以僅僅是，僅僅是一串，嘲弄？

斯人已去——
夜觀星象但見，天體混沌而共星迷糊
卻未得以辨明：事前與事後，兩者何有
所謂之變卦，抑或所謂之或缺
惟退而捫心自問，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刻——

密西西比河無風無雨，而地球這壁
——誰人正在反復修改多年以前的一首爛詩？
——誰人正在為自身的肥胖而憂心忡忡而心生
煩惱？
——誰人正在痴迷于崔健哥兒那有氣無力的
〈時代的晚上〉？
——誰人正在光滑的肌膚上沉溺于無阻力而
一再埋怨窗外的天光？

2001年寄自浙江

■李雲楓

病人記憶

當昏迷攜同黑夜徐徐來臨
我就在窄窄的床上找到了童年
以及那些模糊了的迷亂與恐懼
伸出手，一撥動那些雜亂的夢
病，就推門走了進來

肉體沉默的在衣服裡躺著
遙遠的聲音在呼喚著你的名字
在刺耳的噪音換著寒冷的手撲面而來時虛弱的消失
病就掙著眼睛站在了床前
把鴨子、幽靈、家畜一起在房間裡放養
讓它們發著刺耳的尖叫 然後
命令你說出它們的名字

病是拖著細長的腿走近你的 瘦弱而陰險
它把冰冷的手放在你的額頭
在你耳邊輕聲的說
“這是一個秘密”

2001年寄自北京

■張熾恆

給主的第二首詩

主啊，請讓鐘聲響起。
讓鐘聲響起，搖蕩，
驅散這些幻覺
和樹木的自言自語。
但我知道，
那不是你必須做的事情。

在陰雲的每一分浮動裡，
響著海鷗的鳴聲。
我知道它們，知道
那些拍翅的姿態
從灰蒙蒙的海面翻飛而上；
幽暗的白光，掀開一篇篇
不可譯的符號，
在天空那低垂的衣擺之下。
哦，主，它們掀開了
我曾指望的一切。
掀開了覆蓋在苔蘚上的落葉，掀開了
已經消蝕的白霜和幽長的走廊上
消逝的足音。

在季節的更換裡，一個個村莊
一個個樹叢，一柱柱煙，
一陣又一陣清風，漸次
消失在地平線後面，所有一切
都從指縫間溜走
遺落並隱遁在泥土或海水裡。

主啊，請讓鐘聲響起。
讓鐘聲蕩漾起漏走的陽光，

■張子清

禪*

飛蛾們一只只快樂地死去，撲向了火，
那是它們終生夢想的明亮的新星；
公螳螂被愛人吃掉，奉獻給下一代，
在性高潮之後，那是它們始料未及。

人類看著這一切，驚訝有餘，智慧
窮盡，追逐鏡花水月，喝著苦茶，
慾火中燒，付出比吸毒更高的代價，
在烈焰裡烤，餘燼裡焙，等待答案。

菩薩微微一笑，答曰：“全都是狗屁！”

*美國詩人好友Rodger Martin對我1993年作的英文短詩“*All Is Shit*”感興趣，決定在他主編的雜誌上發表，對它作了少量改動，并把原標題改為現在較為含蓄的標題“Zen”。這首中文〈禪〉是從“Zen”譯過來的，與英文本略有不同。中文本承青年詩人張熾恆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見。

2001年寄自南京

照亮幽亮的叢林。
但哪裡是你的廟宇。

風有各種看不見的姿態，
風傾聽並回答我，
風無處不在。

但哪裡是你的廟宇，哪裡
是我可以祈禱的地方。

■宋非

月光

在月光中永恆飛翔的是寂靜
是秋天的紅葉和冬天的白雪
沉落到了無邊的暗夜

于是我用魚的眼睛
來歌唱草原上盛開的花
于是我用祈禱
來傾聽黑夜和白晝
奔湧向前的河

在一個不合適宜的時候舉手
從而錯誤地命名了一種植物
一種疾病隨著月色傳播
一個歌手開始厭惡光明

月光下的靜止是消失
月光下的花只開放而不凋零

月圓花開

月圓了 花開了
鳥飛過 葉落下
望月的人坐著
聽杜鵑的啼鳴 有潮濕的感覺

回憶在迷宮裡縱橫交錯
日子像夢境中的道路
無緣無故 無憂無慮
夜遊深深可以 無恥墮落可以
月中望你 不可以

■揚子 雪花

1.
寂寞像那片雪花
在空中徬徨
不知該落向何方
片片雪花
寒冷而蒼白
在冷風中奔走倉皇

2.
雪花在空中飛舞
柔軟 溫和 精緻 美麗
自由的飛舞
像愛
一千朵 一萬朵
不斷的降落
自由的飛舞
愛是美的
像雪花

2001年寄自加拿大

伸出手 像一個乞丐一樣
穿過玉石王朝的黃昏
在火焰和煙的速度裡 我從來就
只懂得墮落

總是呼喚著寂靜的午夜歌劇
還有我的心
在時間的邊沿是沒有年代的

一句流言被傳來傳去 篝火都冷了
我讓猜想在金字塔裡閃光
大家離開時的身影井然有序
隔著敞開的石門 卻
沒有我們懂得的聲音

2001/5/16 Montreal

■懷玉子

當

敵軍已變成共同商業展覽的進步伙伴
火箭基地開闢為自由經濟貿易區
河內希爾頓矗立在市區監獄原址上
靶場舉辦了國際足球邀請賽
古芝地道以二百五十公里的長臂擁抱
一批批衣著隨便的觀光客

（征衣不再流血
鋼盔不再飲彈
望遠鏡送給獨眼龍戴陽將軍
機關槍外銷到伊朗和伊拉克）

朋友，祇要你喜歡
又有甚麼不可以？

六四之後，所有的貓都不愛抓老鼠了
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寫在香港的霓虹燈上
皇后大道東，為何沒皇宮？
舞照跳、馬照跑、香港依舊卡拉OK
（台灣民選立委在扭打電視機前活該的觀眾
手持議事槌的主席嘴裡的檳榔吐了
一地的三字經
國民黨仍有白痴擁抱摩西出埃及
大陸妹淘金美夢搶渡海峽兩岸）

胡志明舉起西貢旗幟向世界招手
便衣公安替坐著輪椅的美國遊客點燃
越南產製的萬寶龍香煙
武文秦街的紀念館
倉皇逃難裸奔的女童哭訴戰爭罪惡*

堤岸巴碧街內《情人》風靡了巴黎
聖母教堂的雙塔頂著解放的天空
越野不歸的殘障選手奔向槍聲未停的終點
（新加坡狠狠抽了那美國小子四藤鞭
柯林頓仍背著國會和情婦幽會
馬丹娜反穿內衣在舞台上叫春
少女們跟著麥克傑遜搖擺撫摸）

鐮刀割棄了金蘭灣海軍基地
戈巴喬夫額頭的胎記成了瓦解蘇聯的戳印
據說貨幣貶至一包香煙可以買春時
盧布債務便款待了豐盛免費的大餐
（市場經濟養胖了老母雞
湄公河是雨季瘦長的故鄉
多奶水的港台投資餵飽
第五條在田待昇的潛龍）

從頭頂斗笠鴻基瞭望千島的下龍灣
蜂腰十七緯度古都順化
長衫擺臀總是偏愛海的南方
我
經
歷
過

*曾獲得1975年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的照片。

附記：此詩完成於1994歲暮，有感於越南經濟革新、吸引外人投資熱潮，周遭環境千變萬化：經濟、民主競相發展之際。當時曾寄交香港好友逸子（瑞森）構想在港出版詩刊，惜未能實踐。今記存成長中每個階段思維的吉光片羽，敝帚自珍也。

2001.3越南

粉紅色的憧憬
貼緊掌心
掬滿 軟綿綿的溫馨
撕開
翻出一隻醒目的彩蝶

彩蝶的舞姿
描繪眾多美麗的預期

“夢，彷彿夜裡綻放的曇花”

當夢從清醒間逸遠
居然發現
自己竟是
永不能蛻變彩蝶的
——蛹

2001/2越南

層層堆疊 軟軟綿綿
就這樣被推來送去
今朝山河 明日川嶽

絕非瀟灑
無定的飄泊
我渴望紮根——像樹
花繁葉茂 結實纍纍

堪嘆
風是我的神

淚滴的輓歌唱響中
族裔乖蹇的命運

仍
迴
旋
不
息

■ 施 漢 威

蛹

雲 語

異國他鄉 星夜獨酌
人生難得幾回吐真言
問雲和月 星星何以閃爍其詞

一杯濁酒 幾片狂言獨語
聊以下酒 此物最是孤獨

天生語謔 唯將狂言
以酒燒之 燻成片片
淒美而無奈的吳濃軟語
斟酌吞吐之間
酵發幾許禪趣妙句

先將胸中塊壘咬碎 吐出來
如落花生一粒粒 再往口裡扔
細細咀嚼 小酌一口酒
緩緩咽下 中途梗在喉間
然後反嘔出來 再細嚼
如牛的反芻 悠閒地咀嚼
遂嚼出完全屬於自己的孤獨國

在此孤獨國度裡
高談闊論暢所欲言
譴咒嘲謔 指桑罵槐
欲罵誰可罵個痛快
別忘 罵聲只限自己聽見為度
切記 千萬別提及詩
君不見自古詩人多謫貶

今宵 悄悄耳語天下悠悠之口
歷史總是有個缺口 萬萬沒想到
就在京都天壇中央 傘形琉璃瓦下
偌大的神州大地 尚存一處空間
可以小聲說話 而甬怕
那水晶幽靈的鸚鵡僵屍聽見

註：北京天壇即皇帝祭壇。站在壇中央說話，其回音只有本人可見。

■ 杜 風 人 天 壇 回 音

1. 西牧南下 風笛不該成絕響 菊花不該涼著

西貢別來無戰事
牧羊人在天之涯
南柯廿五載洗底的飄泊
下著雪穿著靴 您我恍若隔世的盈握
風城夾道有情 歡呼來自楓葉國最燦爛的笑容
笛郎鬢髮已改
不見了五陵少年的青澀與狂飆
該是您的深色寬敞披風 瀟洒出感性的歲月
成為春風大雅 或為秋水文章
為一派迷醉的塞上江南
絕不懸壺苦待了 折東眾笛遙地招手
響往的笛音 風靡羈旅心靈的故鄉
菊花茶 老早在中國城的茶肆唱起大漠孤煙
花葬已久的青春 贖來老大更年期的癡嘆
不再停格 不再淒其零淚
該換個跑道 興斗斗的出發吟朗何妨？
涼透的心事 搶先加溫 繆思熱線
著意發燒 真的不好收拾

2. 冬夢捎回的一帖笛箋 居然是易幟前的風唱

冬就這麼雪了
夢總愛款語梅邊
捎來曠野對白
回鄉的傳說
的而且確窩心動容
一畝微笑
帖間纏綿
笛裏綢繆
箋語上 您澎湃的詩襟
居停在歲月的座標之上

■ 心水

珍妃井

綠女紅男成群結隊
如鯽般趕來，只為
匆匆觀望小小的石井
聽嚮導背誦百年前深宮秘史
那些驚心的恩恩怨怨
早已飄渺無蹤，元兇慈禧
劊子手崔玉貴縱然逍遙法外
亦逃不過歲月懲罰
我徘徊在圓石封的小井旁
點燃一炷心香，默默
憑弔殞落的珍妃，感嘆
整整一世紀前皇庭內
動魄殘酷兇狠惡毒的鬥爭
不外如煙如霧，幻滅
在後人的笑談中

然後那笛一九七五年四月
是一臉灰敗的不堪回首
易名前的城堞 蠻兵掠地
幟旗飄搖 楚王卸甲 您的虞姬呢？
前塵忘淚 一笑可以泯恩仇
的確斯刻您的深情
風中頻頻酬酌
唱出了經典

“滾滾的水在廚嘆起大漠孤煙”乃西牧笛兄當年詩作〈無聊之外〉的名句。

摘自冬夢笛箋：“我刻意影印給您一讀的，75年您捎來給我的一帖箋語，這是唯一一帖讓我至為珍藏在自己作品的剪貼簿內的非作品。雖然不是您的〈妳依然是記憶中的一片詞〉，亦非藍兮的〈重

入籍

德·Erich Fried 作
秀陶 譯

白手
紅髮
藍眼

儂族 說中國話
能叫沈默者開口

白石
紅血
藍唇

蔣介石早就會
法國佬也會

白骨
紅沙
藍天

開了口的儂人
現在一天拿五塊美金

這國度座落在七步
及一石之擲處

紐約時報稱這種審訊是
東方式的詰問遊戲

南部的一半
稱作民主

被捕的黨人都受洗
都取名叫作P. L. ④

在首都“罪城”
一佔領軍在讀《我的奮鬥》

肉有兩種方法
調製

僧人是佛教徒
或天主教徒

以固化的汽油慢來
或逕以液態的快製

和尚
常被稱為紅色

後者被稱作野蠻
前者則否

實際上他們是黃色的
但燒過之後便不是

無論二者的那一個
都不必預先屠宰

這個國度易於到達
即使作大規模的考查

外國人的導遊
被稱作“惡夢”

你穿越豬羅灣
去到妓院不需繞路

女子們都是小個頭
她們的棺材也都不重

死者焚化
同燒活人一樣

如果你閉眼
坐著不動

老遠就能看見
在那個國度上演的一切

Erich Fried (1921-1988)，德國多產詩人，有時一日寫作十幾首。1938年逃亡英國。譯過莎士比亞及的倫湯瑪士等。詩集有早期詩Frühe Gedichte 1986、全集Gesammelte Werke 1993、詩Gedichte 1995-96等。這首所謂入籍Einbürgerung實為入越南籍之謂，詩成於越戰時期，所寫皆為越南當時景象。

Sodom聖經所載罪惡之城，原在巴勒斯坦，已遭神毀。

Mein Kampf《我的奮鬥》希特勒之自傳。

Nung儂族，中國西南近越南邊界之少數民族。

Patrice Lumumba，不知何所指，待考。

小池昌代

小池昌代(Koike Masayo)，女，1959年生於東京。畢業於津田塾大學國際關係學科。著有詩集《從水街裡走出》、《青果的祭祀》、《永遠不來的公共汽車》、《更肉感的房間》及散文集等。曾先後獲得現代詩花椿獎和高見順詩獎。

夏天的弟弟

拿著禁止帶出的一本薄書
 逃逸到草叢裡
 夏天的弟弟
 用汗水閃亮著虛線的鬚毛
 永遠逮不到真正的犯人
 在寂靜的門口
 竊聽著音樂
 每每想起涼颼颼的尊稱
 就漸漸地失去血色
 變成穩重的大人
 “島嶼議會正在充血”
 這個季節的報告書僅僅是用光寫成的
 以人情淡薄的遙遠目光
 直到目光的盡頭
 逃奔吧！弟弟
 筆筒似的大雨傾注島嶼時
 姐姐隱身成雲
 用纖長的手指推按弟弟的脊背
 像是聽錯了秋天的敘述
 海濱上佈滿了違法的足跡
 到處散亂著翻脫掉的T恤衫
 在正午的六法全書中
 削弱了領海法的規律
 從三海里的彼岸起稱為外國船舶
 弟弟的髮際被太陽炙烤
 回眸時已是不同的男人
 從理論的寢室捲起床單
 像朝霞一樣鮮明地撒謊
 逃奔吧
 夏天，夏天，夏天

夏天的弟弟

感光生活

船或許是昨天抵達港口的
 伶俐的弟弟總是背對著夜晚
 枕頭裡運載著遙遠的水路
 我們的耳朵裡洋溢出夢幻似的水珠

感光生活

揚起目光
 把船推向大海
 為了解決什麼
 陽光零零散散地震響著落下
 雲朵冷不防地將太陽遮擋
 人們鋪展開鬆軟的大地之圖
 把光束彎曲成柔軟的兩折
 令人暈眩，點綴的指甲的厚度
 看得見島
 在那個島上思慕女人們
 在蜜蜂的下垂似的腳後跟和髮際上
 太陽照亮了馥郁的道路

眺望海面的老人面無笑意
 只是用手掌不拘小節地拍打蒼蠅
 寡言默語的生涯中使用的母語
 笨拙拙的幾個肯定形和
 敏銳且大膽妄為的否定語
 也許在腰骨的周圍取暖

船離去

然後，夏天結束

從海風中抽取出來的星星似的

堅硬，小小的鹽的結晶
不知何時，凝固在老人的眼角

水中的默禮

七月的早晨
男人蒞臨
從純棉的襯衫能看見粗壯的手指
手指甲上熠熠閃爍著體毛
行腳匆匆的雲朵從頭頂上飄過
鳥兒碩大的羽翼
在男人的肩膀上遺落下沉重的影子
以竊取貴重物品之後的
帶著深邃澄清的眼光
挨近優雅疲憊的弓形脊背
能嗅到樹根向陽的清香
勉強來到夏天的山脈
在不言及你的臉頰的周圍
想野蠻地撕碎
熙熙攘攘流動的厚雲
我停滯流溢的臉頰是僵硬的
請傾斜著移動
請給碧空注入少量的血液
鳥兒哀鳴般“求求你！”似的飛向遠方
九月，漸漸混濁的風吹拂
也是不與任何人交換視線的季節
冬季到來之前
男人會離去吧
像離家出走的兄長一樣僅僅回眸一次
那時的世界從西面翻過來
河川翻捲而起
一年的時光流逝
口哨連接著口哨
返回到原野
從嚴肅的面孔裡納入裂痕深處
溢出一滴輝煌，歡笑過後

什麼也沒留下，一切消失殆盡
因為沒有誰問起男人的名字
所以任何書籍上都未曾有些微的點綴
死去的士兵
像水中的默禮
一邊飄蕩，一邊沉緬於記憶
十月
正是草尖開始發光的時節
遙遠的男人的時效中斷了
原野像慈母一樣突然老邁

優雅的掃帚人

中國畫裡
有手持長柄掃帚站立的男人
據說他是名叫寒山的詩人
掃帚是什麼呢
手持掃帚的男人啊
你看似特別悠閑
(野心之類的東西被吸入長柄內)

雖然人挨近棒狀物體
但不是為了敲擊
掃、拂、掃出、洗淨
掃帚是忍耐怪物的工具
永恆地溢出
垃圾、污垢、碎渣、塵埃、脫掉的頭髮
站在那無底深淵
你的前後突然變得深不可測
你是偎依長柄、將要沉溺的怯弱的人
使用掃帚的是被弄彎的隨從

庭園裡落滿白晝的滿月
世界的中心移向掃帚
站立的男人啊

杜伊諾哀歌

◎R. M. 里爾克 作◎張索時 譯

第二哀歌

天使個個可怕。可是，唉，
我仍要歌頌你們，近於偏執的靈鳥，
我了解你們。當日托拜阿斯走過時，
你們當中最有光彩的一位站在簡陋的宅門旁，
出門前他稍事打扮，不再顯得可怕；
(他好奇地向窗外望，看見個青年跟自己年齡相做)
假如這令人生畏的天使長，現在從天外
一步跨下來：我們的心
會高興得狂跳而死。你們是什麼人呢？

你們是先知先覺的天縱英才，造物的驕子，
萬有的極頂，朝霞染紅的
山脊——如花燦爛之神的花粉，
光之骨節，光之廊，光之階，光之王座，
精髓之園，喜悅之盾，風暴般
狂醉的情感流波，
突然的、逐一地，
把流出去的自己的美吸回自己臉內的鏡子。

因為感覺是體能的揮發；唉，我們的
呼吸意味元氣流失；柴焰
愈燃愈弱。這時一位天使對我們說：
千真萬確。你走進我的血脈，這房間，這春天
就完全屬於你……結果呢，他把持不住我們。
我們消失於他的腹心與四周。而彼美固美，
誰能挽回？容光不斷地泛起又隕落。
我們的生命從我們身上消散，
如草上朝露，如熱菜之熱。
哦，微笑往哪兒去了？哦，抬起頭來看看：
心靈之波乍起方熱即逝——；

天哪，我們的確如此。我們自溶於
其中的世界空間散發著我們的氣味了嗎？
天使當真只掠取其屬有，
或者偶爾，好像由於疏忽，有東西從他們
那兒流散出來，內含一點我們的菁華？
我們充其量是沁入他們本相之物如孕婦
臉上的暈影？在自我返還的渦流中
他們沒注意到我們的現象。
(他們怎麼會注意到呢？)

情人們若懂得這番道理，就會在夜風中
述奇談玄啦。因為看來，萬象都對我們
有所隱瞞。瞧，樹木在；我們
居住的房屋，還是昂然挺立。凡所身經，
只有我們的風吹過。
萬象一致對我們保持沉默，也許半為
羞赧，半為難言的希望。

情侶，你們雙方是互相滿意的，
我要談出我們的疑問。你們彼此抓住了對方。
可有證明？

請看我的情形，我的雙手互通
靈犀。或者說，我的倦
臉靠它們來舒緩。這給了我一點
情。可是誰敢為此而活？
然而你們呢，你們在對方的狂喜中
壯大，直到他不得已而向你們
請求：別再——；你們在手的交握下
變得豐茂勝過葡萄收穫期的葡萄樹；
有時你們也會消失不見，只因對方
影蔭加濃：我要向你們談出我們的疑問。我知道，

你們如此熱烈地互相接觸，是因為關懷長在，
因為你們，多情的人兒，所蔭覆之地
還在；因為你們從中體察出
純粹的永恆。你們幾乎藉擁抱如此這般
以永恆相許。但是，經過初
瞥的震驚，窗畔的苦思，
和第一次——次————併肩在花園散步：
情侶呀，你們還是依然故我嗎？
你們提起身湊上對方嘴唇汲飲——吮而又吮：
哦，飲者難得有見酒不飲的。

阿提喀石碑上所刻人姿小心翼翼的模樣
難道不教你們吃驚？愛情與別離
放在肩上不是那麼輕鬆吧，彷彿肩
是別的材料而非血肉做成？請你們記住
碑像上那雙膂力充沛卻寂寞閒置的手。
受控者藉以了悟：我們只能做到這步，
這就是我們如此這般的互相接觸；
我們遇到神更為強大的抵阻。而那竟是神的事業。

但願我們也能找到一個純粹的、受限制的、狹窄的
人堂，一小片屬於我們自己的果園
於湍流與岩石之間。因為心願超前於身受
一直還像那對古人一樣。我們不能再把心
代為使心感到溫慰的形像，也不能
再讓心自我調擴為神的身體目送。

指亞當和夏娃。

第二哀歌析解

《偽經》寫道，以色列人托比特(Tobit)覺得自己
快要死了，便命兒子托拜阿斯(Tobiae)去要一筆他
被俘到尼尼微(Nineveh)之前存在一個住在美第亞(
Media)的人那兒的一筆錢。托拜阿斯不認識從尼尼
微到美第亞的路，就去找引路人。他遇見天使長拉

斐爾(Raphael)，但他不知道拉斐爾的真正身份。
拉斐爾同意陪他去。以此為例，綜合宗教宣傳，
天使應該是無所不在、全知全能、樂於助人的，
如作者在本詩的第二節擬信徒口吻所作的讚美。

事實上，根據他的觀察和認識，天使對人的一
切漠不關心，漠視我們的存在，小至微笑的去
向，大到我們生命的流失。既然天使的勢力無可
限量，我們的生命一定是消失於他的體內，但我
們並非他的屬有。如果我們是他的一部份，為什
麼我們的存在不如他的存在？如果相反，為什麼
我們自溶於其中的世界空間不曾散發著我們的氣
味？那麼，我們的生命一定是被天使掠去。天使
象徵大地。天使是“突然地、逐一地，把流出去
的自己的美吸回自己臉內的鏟子”。“大地”吸
回去還會再映出來，如季節的遞嬗。“充其是泌
入他們本相之物如孕婦臉上的暈影”的我們則一
去不復返——無足輕重的外加物。人不甘心於短
暫的存在，這實際傳達著對於命運的叛逆精神，
作者以“投射法”從對面寫來：“萬象一致對我
們保持沉默，也許半為／羞赧，半為難言的希
望。”

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既如此，人的心靈世界又
如何？

人的心靈仍然無法感受“永恆”的安慰，即使
憑藉愛情魔力。不管是什麼樣的愛情表現，擁抱
、接吻、相思和關懷，都改變不了人的現狀。詩
中的人之雙手的相互關係與手的作用暗示相愛的
自戀，戀愛中人依然故我。別離先天地滲透於愛
情的全過程，所謂“我們遇到神更為強大的抵阻
”，並且是不可改變的（“而那竟是神的事業”
）。這形象多麼像古代雅典阿提喀石碑像上的人
姿，有一雙膂力充沛的手，卻寂寞而閒置。

因此，人在人間的地位鎖定在本詩最後一句裡
：“我們不能再把心代為使心感到溫慰的形像，
也不能再讓心自我調擴為神的身體目送。”人唯
一當做而尚未做到的是，效法亞當和夏娃（“那
對古人”），走出幻想的伊甸，為自己找到“一
小片屬於我們自己的果園”，儘管它是“受限制
的、狹窄的”，但一定要是“純粹的”，那是可
媲美天堂的“人堂”。

五月的天氣

田野裡一個月過去了
排練也就開始了；
這舞台是夏天建的
夏天有信心抓牢它
太陽的散光照著它
男人則把它當衣服穿著。

但有些東西是不對的：
芸芸眾生的表情
被虛構來吸引人
要練習才能抵達完美，
而雲彩的平衡
一定要靠造出來的陽光；

所以困窘的是這五月
然後訓練著預備
夏天的深刻印象說謊
對它的每一天
所以許多毀滅是
五月不可能察覺到的。

1941/6/5/Cherwell

我已經開始說

我已經開始說
“四分之一個世紀”
或者“三十年過去”
關於我自己的生活的。

它使我喘不過氣。
它好像跌下來尋找

表情豐富的弧線
穿過空蕩蕩的天空。

那所有發生的離別
是一些死（我的在內）。
它的規則，它的方式，
尚需要學習。

1971.10.

當俄國坦克 闖入西方

當俄國坦克闖入西方，你和我
憑什麼防禦？
斯洛曼上校的埃塞克斯來輻
槍？L.S.E的輕騎？

1969.3(?)

注：埃塞克斯，為英國英格蘭
郡名。

風景

從50年以來風景優美，
經驗豐富的登山者說；
所以，超重的和狡猾的，
我轉身面對這條道路
它把我領到了這個日子。

代替田野和雪冠
開花的鄉村小道曲曲彎彎，
蹤跡碎了在我的靴尖
失落了在薄霧裡。
這風景不復存在。

它去了哪兒，這一生的時間？
尋找著我。離別是陰鬱的。
沒有孩子沒有妻子，我
能夠看得清晰：
那麼後。那麼近。

1972.8.?

女病房裡的 腦袋

枕頭挨枕頭地躺著
那蓬亂的白髮和凝視的眼睛；
下顎張開了，脖子拉長了
每一條肌腱都被清晰地勾勒出來；
一張負著重荷的嘴靜靜地說著
對誰也看不見的某人。

六十年前她們微笑著
對情人，丈夫，頭胎嬰兒。

微笑是因青春。因為老年來臨
死亡就是恐怖和譫妄。

1972.3.6-1972.5.New Humanist

派對政治

我從不記得我舉著一滿杯的飲品。
我的第一印象就顯示了半路出家
的水平。
什麼是下一個？限制休息，努力思慮
高處的事物，直到我的主人走了
一條斜徑？

一些人說，最好展示一只空玻璃杯：

一些人將灌滿它。而我，也會試一試。
你可以喝掉，或者枯燥的半小時可以消逝。

這似乎要看你在哪裡。或者你是誰。

Poetry Review, 1984/1/

我把我的嘴

我把我的嘴
靠著奔跑的水：
流向南，流向北，
它無關緊要，
它不是你要找的爱情。

我告訴過風：
它帶走了我的口信：
它不是你要找的爱情，
只有伶牙利齒的鳥群，
只有一輪沒有家的月。

它不是你要找的爱情：
你沒有翅膀
因寂靜而啜泣，你沒有回憶
因天使而顫慄，
你沒有就要來臨的死亡。

1943-4 POW, TNS, ITGOL

醜姐妹

我要爬三十步回到我的房間，
躺在自己的床上；
讓音樂，小提琴，短號還有鼓

在我的腦袋裡打盹兒。

在青春期，我沒有被迷惑
也沒被帶入愛情，
我要看護這些樹以及他們親切的
沉默，
還有那些移動的風。

1943-4 TNS

冬天

田野裡，兩匹馬，
兩只天鵝在水上，
這時一股風吹過
凋敝的薊叢
擁擠的像人群；
而今重新開始
我的想法是群孩子
臉上滿是焦慮
醒來而且起身
在狂奔的天空下
從被埋葬之所。

一只天鵝的痕跡
在水上畫了條斜線
顯示冬天的凜冽，
而每匹馬像動了激情
久久地在失敗時刻
垂下它的腦袋，
噢，它們侵犯了
我遮蔽起來的內心
直到記憶鬆開
它臉上的花別針——
流淌到遠遠的後面。

整個荒地發出尖嘯

在跳躍的風裡，
而枯萎的人群站著
擁擠的像薊叢
在一個結不出果的所在；
但是仍有奇跡
在每張臉裡挖掘
強壯而柔軟的種子，
到了靜止的時刻
金色冬陽返回原始的
無窮無盡無雲的驕傲。

1943-4/TNS, ITGOL

一個作家

“有趣，但是沒用，”他的日記
說道，
在那裡他的活動一天一天地被
記錄下來
除了他的愛沒有什麼東西接受了
詢問；
他知道，當然，也沒有什麼行為
獲得獎勵，
那兒也沒有獎金：雖然眼睛能夠
看見
移動或者停頓中機警的美人，
它不需要期盼最後的薪水
它已超過最深處瞬息的喝彩。

他活了這麼多年而且從來不感到
驚訝：

他這個愚蠢分子，撒謊的人
為他們的邪惡辯護：認識到
它是他獨自擁有的一份禮物：
在臉上就直接看到了這個世界；
而他沒看見的卻是他自己的臉。

Cherwell, 8 May 1941

French poems of Rainer Maria Rilk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oseph Miletello

Boneyard

Is there no more to Victories
than broken wings?
And does love always let go of
its embraces?

Who can remember the dead springs
and the smiles?
And the wave that carries us-
it is toward the worst.

We would like nothing to happen
to stop us.
But death quickly enough cups
skull over skull.

Flower Girl

They're not mine anymore, my hands,
they belong to the flowers I come to pick;
they press themselves, these flowers, to the pure
imagination,
to invent another being in these hands
that are no longer mine. So,
obedient, I will stand beside him,
beside this being, curious about my ancient hands
and I won't leave him anymore, listening to him
with all my heart, so he doesn't say to me:
O, fickle one.

Sketch

On the edge of the lake, in the blond air
under a willow whispering tomorrow,
canoes freshly painted red
like slices of melons
offer themselves
to the hungry season.

The Wind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
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tchanw@yahoo.com

I see two eyes like two children
wandering in a forest.
They say: What eats us is the wind, the wind-
and I respond: I know.

I know a girl who cries, her lover
two years ago went away,
but she says very sweetly: It's the wind, the wind-
and I respond: I know.

Often in my chamber when I awoken
a voice seems to speak to me.
You! But the night murmurs: The wind-
and I cry in my bed: I know.

*編按：〈里爾克法語詩〉中譯（鄭建青譯）經已於本刊上期發表，此是鄭氏據以中譯的英譯。

讀《天梯》

●鄭建青

洛杉磯詩人陳銘華寄來他的散文詩集《天梯》。與眾多中文詩集不同的是，《天梯》沒有序跋。沒有序跋似乎更合我意，通常我是先讀書後讀序跋，生怕序跋會先入為主地束縛我的理解和領會。《天梯》裡面的詩，我都認真讀了，尤其喜歡那些自嘲或諷刺式的詩，如《我之存在》、〈旅行〉、〈台灣大選感言〉、〈祖國〉、〈進化〉、〈抒情的愛國主義〉、〈領帶和流行〉等。可以說，自嘲和諷刺是這本詩集的主要特徵。

但《天梯》的另一個特徵是簡約。往往讀到一些寫得繁豐的詩，意象堆砌、詞藻華麗，但內容空虛，即所謂“理不勝而詞有餘。”翻開書，看到的是一塊塊字的磚頭，但非一個完整意境的樓閣。詩人陳銘華卻不同，他走的是簡約的路，用詞或抒情都有自控力，既不拖泥帶水，也不抽象思維，簡潔中含有細緻的意象描寫，比如他對紅這一色彩意象的描寫。

在這篇短文裡，我僅就紅色意象所產生的視覺和意覺方面的效果，逐一舉例簡析。第一首是〈紅的辨證〉：

今年的驢象大賽，把什麼世界盃、超級盃都比下去了。一如既往，凡是此類節目，我必收看，必賭它一賭

無可否認，象肥胖和藹的造型較驢可愛，我卻選擇後者。原因無

他，我討厭紅！請看各大電視台轉播時，作為美國文化經濟中心的沿海各州都選擇驢，抹藍；內陸山區則選擇象，塗紅。這情形逼真得就像是廿五年前迅即色變的南越地圖一樣……可怕得就像另一場熊牛大賽中那巨熊的血紅大口一樣

新世紀初美國這場驢象大賽確實是一場強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生死搏鬥。雙方鬥得鮮血淋漓，鬥得美利堅的地圖幾乎一片血紅、一片荒誕。在詩人眼裡，討厭的紅色不僅令他聯想到“廿五年前迅即色變的南越地圖”，而且也可怕得如同“另一場熊牛大賽”，比不景氣的熊市更糟。這令人不安和恐懼的紅就像“巨熊的血紅大口一樣”。讀到這裡，你不禁會大喊一聲“熊來了！”這首詩寫得有意象、有比較，冷嘲熱諷，無不深刻。詩首先點出這場驢象大賽比世界盃和超級盃更重要，詩人場場不漏。其次，詩人坦率表明他的觀點：討厭紅。接著，詩人連用兩個比喻解釋他對紅的厭惡，突出紅的可怕，使讀者在視覺上能見，在意覺上能思。

第二首是〈輪迴〉：

最初的感覺是一塊燒紅了的鐵即將冷凝成劍……但我知道不是的！水上樂園的每一種遊戲，其奧妙是必須將自己晒得通紅，跟著飛瀑直下三千尺，嗤一聲衝入水裡……九轉之後化為一尾剛出油鍋的香脆成熟的魚，昂首進入四週全是綠的黃的紅的比基尼式的配菜之間

這首詩寫得充滿諧趣。最初的激情如燒紅的鐵塊。冷靜後，方才體會到，若要把人生的遊戲玩得自在，“奧妙是必須將自己晒得通紅。”這是一種由感性至理性

的認識。且看這有情人是如何描寫那種如魚得水的感覺的：待成為一條油炸魚，不怕不能“昂首進入四週全是綠的黃的紅的比基尼式的配菜之間。”這首詩形象、含蓄、自信、多情。由燒紅的鐵塊到晒得通紅，這紅色洋溢著一種活力和瀟灑。

第三首是〈天橋〉：

快到上班公司時遇到紅燈，全部車子煞掣停下。那刺耳的嘎嘎聲後，兩隻松鼠在橫跨街道的電線上慢條斯理地行過

這一剎那，藍天白雲，世界寧靜和平

急匆匆去上班，卻遇到紅燈。真是紅得不是時候、紅得令人焦躁。紅燈和刺耳的煞車聲聲形並茂地反襯著電線上悠悠行走的兩隻松鼠。當焦急的詩人把視線從令人焦躁的紅燈移向電線上的松鼠，他的煩惱沒有了，人生的喧囂遠去了，呈現在眼前的是藍天、白雲、和寧和的世界。儘管人生有躁紅的一面，但世界也有美好的一面。

總之，《天梯》應是詩人的得意之作。一首首詩就像一個個腳印，引他走回從前，去從新認識自己、還原自己。誠如詩人自己在後記中所說，“如果生命真可以還原，那多好！”我想，《天梯》應是生命的還原。

2001年5月寄自密西西比

仙人已乘黃鶴去，海客無心隨百鷗

卡山扎基的自由悲歌

●劉耀中

希臘作家尼可士·卡山扎基(Nikos Kazantzakis, 1883-1957)一生就像他的小說《希臘左巴》(Zorba the Greek)的主角左巴一樣，想在生老病死的後面找尋一種精神的解脫。

他那顆朝氣蓬勃、野性未馴的巨大靈魂，透過小說和詩向西方世界提出了什麼訊息？人類在有限的生命裡如何追求到基督、佛學裡的永生？卡氏是少數的西方作家能在東西文明交界的領域裡，自樹一格的大家。

卡山扎基小傳

沒有人知道他到底在那一年出生，1882、1883，或是1885？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這個世界上走過一趟，並把他的心路歷程訴諸文字，散見在作裡。他出生在地中海克里特(Crete)島的坎迪亞港。父親是個農夫，當時該島仍在土耳其人的掌握中，島上瀰漫著革命及英雄主義的氣氛。那種成長的環境，對卡氏影響很大，使他對克里特島的民風及農村生活有異常深切的體認。

反土耳其人統治的革命於1897年爆發，當時才十九歲的卡氏被送到諾克斯島上法國人辦的一間天主教學校就讀。這段時間對他的影響很大；他開始接觸西歐哲學，並學習法文與義大利文，更重要的是他在那裡體驗到了基督徒的苦行以及他們對真理追求的熱誠。

其後，卡氏進入雅典大學攻讀法律，之後前往巴黎追隨柏格森



(Henri Bergson)研讀哲學。柏格森那種帶有強烈唯心色彩的哲學，為卡氏的思想打開了另一個領域。跟著又潛心研究尼采的思想，追求超人思想的境界。卡氏永不懈怠的心靈，驅使他不斷的探索那個時代的哲學與政治思想。後來他更揚棄了尼采哲學，走向佛學；又放棄佛學，轉向共產主義。最後卻又拋棄了馬克斯，重新回到基督的懷抱。這樣的異端宗教思想對廿世紀的影響甚大。

卡氏一生喜作名山遊，除了踏遍大半個西歐外，還到過埃及、巴勒斯坦、俄國、中國及日本。他的《百花園》一書便是記錄他1935年在中國見到中國人的抗日和愛國情緒，感動了歐美人士。這些旅行增加了他不少見識，使他原本豐厚的認知因實地的經歷而更為廣博。同時更因為踏遍這麼廣袤土地之後，他發覺最令他夢縈魂牽的地方，還是他貧窮的故鄉——地中海的克里特島！

他思鄉懷古的情懷在《給希臘的報告書》(Report to Greco)中表現得最深，字裡行間，我們都幾乎能看到希臘神廟的大柱。卡氏以其獨特的文字，將Ionic, Corinthian, Doric三支神柱所代表的古希臘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令人感到希臘文明的清冷、靜謐，更從他的文字裡感覺到神柱簡單的線條，體會到希臘文明深沉的美。卡氏後又發表了他的長詩《奧德賽現代續篇》(Odysseia)。這首詩長達三萬三千行，是他最偉大的作品之一。卡氏共花了十三年的時間，前後改寫七次，才告完成。這部史詩是以荷馬的《奧德賽》的結尾作出發點，敘述奧德賽如何在返回伊撒卡之後，再度辭別老父、妻子前往他國遊歷，以求心靈的自由，並求進一步了解生活。

二次大戰結束後，希臘爆發內戰。這其間他曾出任教育部長，後因感希臘宗教政治情勢過於險惡，不宜久居，遂於1940年代中葉，遷居法南部的Antibes。他不僅在那裡渡過了他一生中的最後九年，同時也在那兒完成了好幾部馳名國際的小說。

雖然他與塞菲里斯(Seferis)和凱瓦菲(Cavafy)號稱為現代希臘三大詩人，但卡氏卻是最具國際知名度的。他的作品沒有得過諾貝爾獎，可是他卻是史懷哲(Schweitzer)、湯瑪斯曼(Thomas Mann)等人推崇備至的作家。卡氏被譽為“我們這個時代中最重要

，最具活力的作家之一”。他的詩和小說以希臘為背景，而且都是以探討西方人的本性為主題。

卡氏的代表作品

卡氏在1938年所完成的《奧德賽現代續篇》，使他得到詩人的美名，同時他還將Maurice Maeterlinck（比利時詩人）、Garcia Lorca（西班牙詩人）、柏拉圖

、但丁、歌德、尼采、柏格森、達爾文等人的作品翻譯成現代希臘文。他的精力充沛，對文字的駕馭能力更是無暇可擊。

他的小說，所以引人入勝，除了故事動人外，使用的文字也有莫大的關係。他用的是“大眾希臘文”，質樸、易解、蘊義豐富，能生動表達主題。

卡氏的小說中，最重要的三本為《希臘式受難劇》(The Greek Passion)、《基督之最後試探》(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及《希臘左巴》。

《希臘式受難劇》（電影名為《不必要死的人》）的背景是土耳其高壓統治下的一個希臘村莊。故事開始時，該村正準備上演一齣基督受難劇。台下突然湧現大批逃荒的希臘人，村民對那些逃荒的同胞毫不憐憫。可是扮演耶穌的牧人馬諾里奧斯試圖說服村民將他們的收成的十分之一捐出來，賑濟那些難民。整個村莊立刻分裂成兩派：利慾熏心、鐵石心腸的富人；和馬諾里奧斯的擁護者，最後扮演猶大的演員真的出賣了馬諾里奧斯。原本是舞台上的一齣戲，卻演變成一場真正的悲劇。

為他帶來心靈創痛的是《基督之最後試探》，這是一部超現實主義的耶穌傳。書中的耶穌是個

有血有肉的常人，他靠著“常常和試探搏鬥”來戰勝罪惡與恐懼。卡氏寫這部小說的原意，並非要用它來改革教會，只是想擺脫一切教會的解釋，重新塑造耶穌的形象。

沒想到出版後，卻引起保守派人士的不滿，認為他醜化耶穌，並出賣自己的民族。卡氏含著創痛與世長辭。死後大主教還拒絕為他舉行追思彌撒，最後他的親友是以基督教的儀式安葬他。

再就是《希臘左巴》，卡氏把他一元論的人生觀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這部小說也被改編成舞台劇和電影，把一個人靈與慾的掙扎描繪的栩栩如生，這也正是他心靈的自傳。

卡氏作品隱藏的訊息

他認為自由是人所能擁有的最貴重東西，由於人的極限，永遠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但熱切追求自由，卻是人類最高尚的美德。

從他先習尼采哲學、邪教學說、煉金術，再轉向佛學，進而追求唯物論，最後卻又回歸基督。在在看出卡氏為掙脫靈肉的束縛而付出的努力。終其一生心理的掙扎，多少有點像我們唐代的大詩人李白，縱橫天地間，只為求心靈的平靜。而卡氏內心的掙扎比諸李白更多，他始終無法在東西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思想裡找到永生。他“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一份貴族與懷古的情懷，使他的一生更多悲壯。

不論是他的詩，或是他的小說，處處強調人唯有把靈魂與肉體溶成一體，才能衝破有限的人生，遨遊天地間。他力圖把古希臘所強調的靈肉的結合運用到他的小說裡。剛強的靈魂一定配著剛

強的肌肉，換句話說，肉體是精神的發源地。卡氏以其有限的生命，力求與上帝聯合。這種想法在《基督之最後試探》裡最明顯，也唯有靠著與上帝的聯合，才能征服死亡。他相信基督耶穌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要永生，只有創造自己來超越現世的幻覺。這個想法多少把佛學與尼采的超人論混在一起，再以其希臘的宗教觀來解釋自己對自由的詮說。

《希臘左巴》也是在這種複雜的思緒中完成的作品。尼采的戴安尼索斯式的超人論在這本小說裡看得最清楚。書中以“我”自稱的人，是一個未成熟，無色無彩的阿波羅式的少年，而左巴卻是簡單、愉快、充滿生命力的人。左巴一受到挫折就跳舞，把心中的痛苦一一忘記。跳舞正是一種戴安尼索斯式的生命力表現。他愛飲酒、愛女人，更熱愛生命，他什麼都沒有，卻有自由。這就是卡氏再三表現的“靈肉”結合的極致。

卡氏作品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他的神秘觀，或許與他曾經研究過佛理有關。《奧德賽現代續篇》的寫作就在歐洲剛剛打完了第一次大戰開始的，他安排奧德賽第一次旅遊回到伊撒卡，又再度出遊以求心靈的自由，最後死於南極。書中冥冥的預言著還有第二次大戰的來臨，第一次大戰並沒有耗掉歐洲人的全部精力，方興未艾的戰火會永遠在世界各地燒起。也許地方跑得多，而讀書又廣的原因，卡氏對人性的根本是不樂觀的，所以他在求佛後又轉求上帝，而基督是否真能讓人自由，卻是見仁見智的說法了。

他在《希臘式受難劇》中表現了他生命的輪迴觀。生命週而復

尹玲與李蘭座談會紀實

懷玉子 整理

始的向上帝那兒發展，生與死的過程只是一種心理的訓練，一種創造“形而上”的自我的過程。生活是痛苦的，也是美好的，生帶來喜悅，死亡中也有喜悅；靈肉結合的極致就能達到自由，就像莊子逍遙遊中的南鯤一樣，終會化做大鵬而遨翔宇宙間。

。《基督之最後試探》中的基督就是個自由人的原型，每每與誘惑搏鬥而戰勝恐懼和罪惡。基督被後人僵化後，已經沒有愛情，這不是卡氏的基督。正因為他寫了一部小書《上帝的救主》，內有要把基督救回的豪語，將基督太人性化而引起一場大風暴。希臘人對卡氏的誤解，始終保持緘默，就是死後，他墓碑上仍寫著“我沒有感覺，也從不曾希望什麼，我是自由的”。對於世俗的一切，卡氏認為水中月也好，鏡中花也好，在形象上可能有所差別，終其根本也只是一種幻象而已。

雖然卡氏走回了基督的懷抱，正是“山是山，山不是山，山是山”的佛家頓悟過程，最後的基督是包涵著東西文明的基督，這是卡氏迄今仍為人推崇的最大原因。我們是否能達到他所謂的“自由”境界，是看我們對靈與肉的結合能了解到多少而定。總之，這個過程是一首悲歌，是否真能隨仙人乘黃鶴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3, USA
E-mail: tchanw@yahoo.com

【胡志明市報導】

是鶯飛草長的暮春，胡志明市（前西貢）仍然悶熱如盛夏；在雨季即將來臨前是暑氣逼人的。沉寂已久的越華文壇，在僅有一份華文日報、而定期的副刊文藝版面又付之闕如的時刻，企盼文藝花開一如翹首久旱望甘露的心境是可以理解的。文友們也多次與華文《西貢解放日報》洽商：如何開放園地，讓此地文藝花朵萌芽茁壯，鼓勵老、中、青的園丁們澆花灌溉；於是趁旅台詩人尹玲回越掃墓之便，華裔作家李蘭(Ly Lan)也將於八月出國唸創作碩士之際；透過陳耀祖、杜風人的努力聯繫（還有許多是香港冬夢的信心支持），得到《西貢解放日報》陸晉義副總編輯主導，於15-4-2001在堤岸民族文化中心舉辦了一場公開的、主題為“尹玲與李蘭”的“文友座談會”，漫談她們專業寫作的心路歷程。

在倉促的籌辦期間最為辛勞的當然是陸副總編輯：除了在《西貢解放日報》刊登公告消息外還要租借場地及佈置，同時也通知了當地各華文學校師生約60人參加。以下為座談會實況：

●開場自由陸副總編輯代表主辦單位向大家介紹本地《越華文學藝術》和華文少年讀物《萌芽》等刊物出版情況，以及華文《西貢解放日報》最新歡迎大家投稿的版面、篇幅和受稿內容，勉勵青少年文友在老文友的帶動下積極創作。同時歡迎尹玲和李蘭女士應邀出席座談會，為本市華文文學創作者尤其是青年文友介紹她們創作心得；請大家多多提出意見，挖掘兩位優秀女作家的珍藏寶藏。

●陳耀祖介紹兩位主角的背景時提到：拜科技先進之威力，僅僅費了一個早上的時間就可以把她們兩位的簡歷自網路下載（註：李蘭小姐很驚訝她的許多資訊竟然會在網路上曝光，尹玲小姐也不知道別人會胡說八道如何去介紹她；因為事先都沒有向她們透露任何風聲。），冀望在座青少年朋友他日學有所成，網路上自然會登記大家的輝煌資歷。

尹玲，本名何尹玲，又名何金蘭，獲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國家博士及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淡江大學中文系、法文系教授。廣東大埔人，出生於越南美拖市。自幼即同時接受中國、法國和越南的文化及教育影響，喜愛古、今、中、外、東方和西方文化不同的光彩。十六歲起正式在報刊上發表，曾以伊伊、徐

卓非、阿野、可人、蘭若、櫻韻、故歌、苓苓、玲玲等二十餘筆名發表作品。嘗試詩、散文；小說等文體。走過越戰和死亡，因而關懷“人”的種種，視野遼闊、題材多樣：戰爭、懷鄉、抒情、敘事、說理、反諷、旅遊、飲酒，力求突破傳統格局，希望能將個人因時代悲劇造成的心靈傷痛昇華。對人類的關愛，也提升詩藝的純粹、精緻。

著有《文學社會學》、《五代詩人及其詩》、《蘇東坡與秦少游》等著作。專著羅蘭·巴特研究、發生論結構主義、中、法、越的文學關係及影響，世界漢學研究、評論詩作，詩集有《當夜綻放如花》、《一隻白鴿飛過》，《旋轉木馬》。

1992年·與向明、白靈、李瑞騰、蕭蕭、渡也、游喚、蘇紹連等人籌辦《台灣詩學季刊》社。翻譯法國小說葛諾 (Raymond Queneau)《薩伊在地鐵上》及法國詩、越南小說及詩多種。曾獲第十八屆中國文藝獎章新詩獎、中國詩歌藝術學會第一屆詩歌創作獎。最愛閱讀、旅行、認識新地方、新作品、新理論。

今年二月世界中文書展在台北舉行；法國名作家安德依·馬金尼 (Andrei Makine) 由尹玲陪同出席參加，和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共同主持亦參加此一盛會。《法蘭西遺囑》中文版的譯者尹玲，恰巧也有馬金尼在《外祖母的語言》下成長的類似背景。

李蘭，出生於越南平陽省(Binh Duong)的萊眺(Lai Thieu)市，是一位作家、英文老師、電視編

劇、曾任胡志明市作家協會執行委員。自中學開始即專事寫作，收穫頗為豐盛，出版的短篇小說有：青草之歌 (Co hat — 1983)、雨中的一些浪漫 (Chut lang man trong mua — 1987)、夢裡見山 (Chim bao thay nui — 1991)、異鄉 (Dat khach — 1995)。也寫小說及詩：鳥兒唱歌之平安地 (Noi binh yen chim hot — 1987)、故事集 (Truyen — 1992)、麗梅 (Le Mai — 1997)、1998 以《異鄉》 (Dat khach) 為片名拍成電視連續劇。詩集 (Tho — 1999)。以及寫給兒童的：燈籠會 (Hoi long den — 1991)、大人們 (Nhung nguoi lon 1992)、雨 (Mua — 1993)、黑壁虎和我的秘密 (Chuyen bi mat giua toi va thang lan den — 1996)、草堆裡的房子 (Ngoi nha trong)、青蛙妻子 (Vo coc — 1997)、放紙鳶 (Tha diu 1998)、漫遊西貢—堤岸 (Saigon — 9)、異夢 (Di Mong — 1999)、酒已過量 (Qua chen — 3/2000)、同年代人物 (Nhung nguoi cung thoi — 3/2000)。翻譯小說有：哈利波特與秘密房間 (Harry Potter & Phong Chua Bi Mat — 2/2001) 魔鬼 (The Ghost) — (李蘭原著，Kevin Bowen 翻譯為英文)。

座談會開始：聽聽兩位女詩人、作家的娓娓道來：

●尹玲：謝謝陸主持人和各位在座的貴賓以及小朋友們給予我們很大的榮幸來向大家報告；我和各位一樣在越南出生、成長、受僑居地的教育；我的外婆還是越南人，從小在肥沃的湄公河魚米之鄉成長，直到唸完越南大學，到台灣又讀碩士，之後更獲得

了中國文學國家博士，一個在大廳裡的“七堂會審”：七位口試的評審教授都要一致同意才能通過核發『國家博士』的頭銜。在台灣教了兩年書後遠渡巴黎，又再唸一個博士。

之所以不嫌厭煩的跟各位介紹國家博士的頭銜不是要炫耀這個光環，而是想說明海外華人雖然經歷多種文化的薰陶，各位小朋友只要努力，照樣可以有成就！大家知道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華人作家高行健，他現在旅居法國；因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而獲獎。

(有人提醒說：今年旅美華人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電影也得到奧斯卡好幾項金像獎。尹玲說沒錯，這是海外華人的光榮，轟動全球；但是我個人並不喜歡好萊塢的電影。)

我翻譯的《法蘭西遺囑》原作者安德依·馬金尼 (Andrei Makine) 出生於俄羅斯，外祖母為法國人，從小即嚮往法國文化，以法文寫作，獲得法國最高文學獎龔固爾獎及梅第西獎。在在都說明了努力的人是會很有收穫的，大家要有信心啊！

談到文學作品首先要反映作者的真實感情，以情感人，引起讀者共鳴。我最自傲的是我的“真”！我從來不掩飾我的一頭銀髮，比起我們詩人“銀髮”還要銀髮！（銀髮坐在角落上聽到哈哈大笑）各位相信嗎？我已經是八十五歲的老太婆了，但是我的心理狀態只有十八歲！（引起聽眾哈哈大笑）

除了“真”，還要講求創作技巧和文字運用的功力：每個作家都有不同的思想生活、生活與工

作背景，因此寫作風格迥異，作品表達的內涵有別，藝術水平不一。初學者提高創作的的方法之一是有計劃性細心閱讀世界優秀文學作品，虛心學習寫作技巧。

投稿不怕失敗：作品完成後先放置一些時間讓它沉澱，或許我們要修飾，然後要投稿，而且要有不怕失敗的勇氣。剛才提到的馬金尼先生的法文寫作造詣極高，用詞優雅；但是開始時吃了許多閉門羹；因為別人認為俄國人寫法文怎麼會好？最後，他把自己的創作硬說是從俄文翻譯為法文的作品才能引起別人採用的興趣，出版社的青睞；逐漸建立他在法國文壇的地位，成功都不是一步登天的。

應要培養強烈的求知慾，把握學習機會（包括在校求學和自修），要“活到老、學到老”，不斷擴大知識面。“行萬里路”也是增加見聞的方法，所以我不斷的去旅行，留意不同的文化，看看別人的社會、風俗、生活習慣等等；到今天我已去過三十幾個國家。

文學源自社會、源自人生，但文學語言（尤其是詩）不同於一班生活用語和口語，必須加以修飾、提煉，使之具有一定的審美價值。創作者應該講究修養，樂於接受讀者的批評，認真反省，好的作品要勤於修改，臻至善美。

●李蘭：尹玲姊把許多創作經驗、生活心得都告訴了我們；尹玲姊的背景讓我們感覺很親切：我母親是越南人、父親華人，他到現在還不能說流利的越南話；自己從小在鄉村長大，接受教育

，自然而然的接受這個多元的文化背景：對文學的喜愛讓自己不斷的創作，彷彿有一股動力在驅使、在鞭策；我認為文學創作者應樹立寬廣的胸懷，不斷豐富人生閱歷，以期提高作家的思想境界、藝術表達能力和審美眼光。文學創作者還要堅持自己的寫作原則，樹立信心；勇於表達獨立的個人見解，不要囿於成見，墨守成規，或因外界不良因素影響而卻步不前。秉持自己知識份子內心良知的呼喚勇往直前，終有成功的一天！

現場的意見回應：

●曾廣健同學代表青少年文友建議現在的《萌芽》刊物能增加出版之密度成為月刊或雙月刊，讓在校學生經常能接觸到華文讀物 and 文藝習作園地。

●李國輝同學希望前輩文友、作家介紹小說創作技巧。

●陸副總編輯宣佈今後將定期舉辦類似的座談會為青少年文友進行介紹各種小說（長篇、中篇及短篇）和現在很流行的微型小說；請尹玲女士稍作解說。

●尹玲：傳統小說講求結構、情節安排（開頭、衝突、高潮、懸疑、結尾）、人物刻劃、景物描寫、氣氛渲染等藝術手法；五零年代法國文學就出現“新小說”：作者以自由的筆觸自由創作，人物可多可少，情節可有可無，顛覆了傳統小說刻意的情節安排，表達現實生活的真面貌；作品著重揭示作家的內心世界，抒發人生感受，介紹一種生活理念，一種思潮（例如荒謬劇）等等。

中文微型小說一般在千字以下

，以極短的篇幅描寫一個完整的故事，除了掌握文字的功力，主要看作者對故事情節的安排是否得當，一般強調作為全文重點的結尾處要出人意料，做到出奇制勝、以奇取勝，這就是微型小說的藝術魅力。

●尹玲、李蘭應文友要求朗誦了自選詩篇；尹玲還高唱了越南情歌〈夕陽〉、法國情歌〈卡門〉、鄧麗君悠揚哀怨的情歌，都展現出她青少年情懷的感人歌聲。

座談會在熱鬧與依依不捨的氣氛中結束。

【附註】：本文得以完成要感謝余問耕、陳國正幫忙追憶捕捉當時情景，難能可貴的是趙明兄能夠很完整的把現場的談話做了簡要的筆記，本文是以該筆記為藍本撰寫的。上星期曾與尹玲通電話，她告訴我們最近的動向是：

- 1.計劃出版一本詩集。
- 2.把自己的詩作翻譯為法文。（按：這是艱鉅的工作，但是她自己本人不能為之。）

3.想把自己的親身經歷、生長的大時代背景寫成文字。（讓我們聯想起：星星月亮太陽、藍與黑、滾滾遼河、未央歌、異域…等巨著）廿六年前西貢解放時，我和同學朋友曾在台北市明星餐廳聊天提過，希望有心人有此偉大計劃；至今仍付之闕如。建議吾輩有此心意者亦當嘗試；百花齊放豈不妙哉！

李蘭最近赴法國旅遊數週(5/3~25)，八月底赴美國愛奧華州進修碩士。

5-5-2001胡志明市



●旅居加拿大溫哥華的台灣著名現代詩人洛夫伉儷將於六月中旬訪問洛城。詩人創作的3200行長詩《漂木》，經已於台北《自由時報》連載完畢，並擬於七月出版單行本。詩人計劃回到溫哥華後，前往台北，於八月中赴大連參加第六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

●詩人尹玲今年四月到越南祭祖，在越時曾與當地文友舉行座談會，詳情見本刊本期頁40〈尹玲與李蘭文友座談會〉。

●繼2000年桂林第五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後，第六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已決定於2001年8月19至24日在中國北方海濱城市大連舉辦。這是該會在新世紀第一年舉行的國際詩藝交流盛會，將對新世紀國際華文新詩發展趨勢，進行學術性的研討和評價，同時以瑰麗的詩篇展示大連，讓世界了解大連。據悉北美多位詩人已接獲邀請，並束裝準備赴會。

●關心社會、關懷世界的香港詩人犁青繼《科索沃1999》詩集後，又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經匯信出版社出版《科索沃，血色的春天》，中英對照，全書近400頁，圖文並茂。

●福建晉江詩人吳遠安（安安）個人詩集《登上高山》經由作家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列入汪兆騫主編的勁草詩叢，有蔡其矯序，並收散文詩多篇。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